

史部
總志



○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

宋太宗時太常博士樂史撰進書序略云賈耽有十道述元和有郡國志不獨編修太簡抑且朝代不同加以從梁至周郡國割據更名易地暮四朝三今沿波討源窮本知末不量淺深撰成太平寰宇記二百卷自河南周於海外至於賈耽之漏略吉甫之缺遺此盡收焉萬里河山四方險阻攻守利害沿罷根原伸紙未窮森然在目不下堂而至五土不出戶而觀萬邦圖籍機權莫先於此

輔嘗於葉詵菴學士處見抄本一百三十三卷只有河南道關西道河東道河北道劍南西道劍南東道

江南東道。江南西道。淮南道。山南西道。其餘六十七卷失焉。蓋阮亭王太史得于慈仁寺書肆而未全者也。

○方輿勝覽七十卷

宋末建安祝穆和父編首浙西路次浙東路次福建路次江東路次江西路次湖南路次湖北路次京西路次廣東路次廣西路次淮東路次淮西路次成都府路次夔州路次潼州府路次利州東路次利州西路其餘諸路以未能恢復缺之。每郡事要標出卷首曰郡名曰風俗曰形勝曰土產曰山川曰學館曰堂院曰樓閣曰亭榭曰井泉曰館驛曰橋梁曰佛寺曰道觀曰古跡曰名宦曰人物曰題詠。新安呂午序曰建陽祝穆和父本新安人朱文公先生之母黨也。幼從文公諸大賢游。性溫行淳。學富文贍。雅

有意於是書。嘗往來閩浙江淮湖廣間。所至窮登臨。與
予有連。每相見。必孜孜訪風土事。經史子集。稗官野史。
金石刻。列郡志。有可采摭。必晝夜抄錄。無倦色。蓋為紀
錄張本也。編成名。以方輿勝覽。而銜梓。以廣其傳。予視
所載。詞簡而暢。事備而核。各州風物。見於古今詩歌記
序之佳者。率全篇登入。其事實有可拈出者。則纂輯為
儷語。附於各州之末。校之錄。此而缺彼。舉畧而遺。全循
訛而失實。泛濫於著述。而不能含咀其英華者。萬萬不
侔也。信乎其為勝覽矣。雖然。我瞻四方。禹跡芒芒。思日
闢於先王。慨未歸於故疆。必也志存乎修攘。步極乎亥
章。使我和父。涉歷彌長。聞見彌詳。記載益鋪。張而勝覽。

益輝煌。是乃為邦家之光。予尚得以攬攘其旁。嘉熙己
亥。良月望日序。

通鑑地理通釋十四卷

宋浚儀王應麟伯厚著一歷代州域總叙次歷代都邑

考次十道山川考次周形勢考次名臣議論考次七國

形勢考次水陸國形勢考晉宋齊梁陳形勢考次河南四鎮考次東西

魏周齊相攻地名考次唐三州七關十一州考次石晉

十六州考

自序曰太極肇分天先成而地後定天依形地附氣地
囿於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難於言天何爲其難也日月
星辰之度終古而不易郡國山川之名屢變而無窮是
故圖以經之書以緯之仰觀俯察其用一也虞書九共
先儒以爲九邱其篇佚焉傳於今者禹貢職方而止爾

若山海經周書王會爾雅之釋地管子之地員呂覽之
有始鴻烈之墜形亦好古愛奇者所不廢然諸儒之傳
注異歷代之區寓殊禹之九河班志僅得其三商之八
遷孔疏未聞其四漢水東西之分積石大小之辨荆山
之於荆豫梁岐之於冀雍潛在荆者未見蔡在圻內者
未詳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則書之說異焉還之爲營禰
之爲坭以著爲齊地以韓城爲涿郡自土之爲自杜倭
遲之爲郁夷鄒虞之爲梁鄒二南之爲南郡南陽則詩
之說異焉揚紆在冀而爾雅以爲秦盧水在濟北而康
成讀爲雷漳水之爲潞吳山之爲嶽五湖混於具區潁
湛列於荆浸此職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左之地

未知中年在河南而河北之地難考許田魯地而非近
許鄆鄭邑而非鄆陵穀小穀之有別父城城父之不同
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邱酒泉貝邱
鍾離之類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夾谷夷垂葭發陽之
類方城細柳丹水之有三塗山歷山東陽武城之有四
瞻彼洛矣與東都之洛異導洛自熊耳與宜陽之熊耳
殊首陽空桐新城石門石城丹陽白陽白沙碓石之屬
其地非一畢萬之魏爲河中之永樂而以元城爲大名
失矣自廬振廩爲襄陽之中廬而以合肥爲廬國失矣
潘岳賦西征不知成師之曲沃在東河東韓臯論廣陵
散不知魏之揚州治壽春韓文公南陽人在河內之修

武而誤曰鄧州史記鄧國在漢中之長利而誤曰洵陽
杜子美詩三奇成在彭州之尊江而誤改曰三城荀卿
蘭陵非常州也孔明渡瀘非瀘州也公瑾屯涪非涪州
也公瑾赤壁非黃也元規南樓非鄂也鄧都白雪誤於
郢州東海二踈誤於海州以塗山爲會稽以鬻桑爲采
桑以大別爲安豐以東陵爲廬江以楚邱爲城武以街
亭爲南鄭襲訛踵謬不可殫紀漢沔一也而或二之吳
會二也而或一之江統誤鄧於沛郡皇甫謐誤商邱於
濮陽顏師古誤邛都於邛州青衣於嘉州南陵於宣州
注文選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見強志者猶或
失之舊跡湮沒如濟絕於榮碣石淪於海昆明鑿而鎬

京爲池隋城立而漢都爲苑南北僑置如青有太原豫
有廣陵六合之爲秦郡項城之爲秣陵玉門之爲會稽
尋陽在蘄而移柴桑當塗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
雲之雲中平之北平薊之漁陽縣名非古如京兆之武
功豐州之九原皆非秦漢之舊或若異而同或似是而
不可謂博識爲玩物而不之考也余閒居觀通鑑將箋
釋其地名舉綱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叅
以樂毅王朴之崇論宏議稽左氏國語史記戰國策通
典所敘歷代形勢以爲興替成敗之鑒大易設險守國
春秋書下陽彭城虎牢之義也河湟復而唐衰燕代割
而遼熾述其事終焉若昔對白題羊腸帝邱內黃問松

亭柳河者以洛見稱今豈無其人乎孤陋寡聞未免闕
誤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屢遷亦以發攬古
之一概云上章執徐橘壯之月子王子書通釋後

蜀鑑十卷

宋資中郭允蹈居仁輯昭武李文子序云蜀在禹貢一
梁州爾文王興于岐西而從武王牧野之師者乃庸蜀
羌髳微盧彭濮人說者謂文王化行江漢之所被信矣
三代以來秦得蜀以并諸侯漢高由蜀漢以定三秦諸
葛孔明三分天下僅有其一而伸大義于季漢非以其
地西接崤函南連荆吳扼關河之勝則為右府之固合
吳蜀之長則據上流之重險要雖控于一隅而形勝實
關於天下歟中興南渡首吳尾蜀有常山之勢前褒後
劍得金城之險乃眷西顧護蜀如頭目保蜀如元氣世
歷百年歲經三卯外有虎噬之虞內懷顛勞之憂而蜀

之為蜀非全盛時比矣。文子久仕于蜀，身履目擊而動心焉。燕居深念，紬繹前聞，因俾資中郭允蹈輯為一編，起自秦取南鄭迄于王師平孟昶，凡地形之阨塞、山川之險阻、邇雍而鄰荆者，稽之舊史，按之圖志，悉紀于篇。西南夷為蜀後戶，未形之憂難忽而已，事之鑿可師則又條其本末而附之，間又論其得失之要者，定為十卷。凡千三百年蜀事之大凡，亦可以槩見于此。噫，蜀在宇內，九之一爾，得之則安，失之則危，竊之則亡，覽是書者，可以鑑焉。因名曰蜀鑑。云。端平三年十月朔旦叙。

又跋云：余與資中士友郭允蹈居仁，既為蜀鑑一編，使允任蜀者知古今成敗興衰治亂之蹟，以為龜鑑，其事備矣。復取大易習坎設險之義，與孟軻氏天時地利人和之說，吳起在德不在險之對，以附諸編末。蓋山川有然之險，而仁義不足以維持之，則險非其險矣。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易簡之中，險阻伏焉。易簡者，何仁義是也。故至仁有不仁，至義有不義，夫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昌，不能以仁義治其國者，國必亡，是道也。推之以保四海可也，豈特區區一隅之蜀哉。荀卿子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真知言哉。嘉熙丁酉重五日，文子謹跋。

明姚咨云是編得之羅浮外史顧玄緯氏緯得之兵侍
鄞范東明翁東明翁又得之章丘李吏部中麓公輾轉
假錄越二十餘年余始得手抄抄凡六踰月乃畢夙興
夜寐無論寒暑業障魔人蓋不知老之將至日就衰朽
也吾子若孫展讀之餘當知余苦心云嘉靖丙寅夏四
月二十八日丙申白玉山人姚咨漫識時年七十有二
輔於己未年見之朱錫鬯京邸而錄其敘跋

豫章職方乘三卷 後集十四卷

宋趙希弁曰右豫章洪芻所編也曰郡縣曰城宇曰山
水曰觀寺曰祠廟曰冢墓曰寶瑞曰妖異曰牧守曰仙
真曰人物凡十二部芻字駒父自少以詩名取重於時
登進士第為晉州學官山谷素稱其才嘗曰甥之文學
它日當大成但願加意于忠信孝友之地甘受和白受
采不但用文章照映今古乃所望也又嘗作釋權以遺
山谷山谷答曰筆力縱橫極見日新之功芻之名曰是
益顯靖康之初為尚書郎三遷至諫議大夫遭變坐事
貶文登有老圃集行于世續之者淳熙中帥程叔達也
李大異叙于後

已見通考。而此敘述為詳。

地理總括

宋翁夢得著

地理新書

宋掌禹錫著。禹錫，郾城人。舉進士。博學多記。嘗預修皇祐方域國志及郡國手鑑。

山川地理圖

宋程大昌著

輿地會志四十卷

宋浦江倪朴文卿著上太守鄭敷文景望書曰古之人
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為恨非固務為該博而多識也
以為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
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
敗於淆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淆黽之間必有伏使
孟明知淆之隘而聽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淆之悔矣使
條侯不知淆黽可以藏姦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
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
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也蕭何得秦圖籍
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

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阻險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急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圖地志誠國家之要典也切怪夫今之學者東南西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用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知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與縣有武棠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與於今為何縣續讀西漢至圍羽垓下釋者曰沛浹聚邑名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浹于今為何邑於是遍求地志之書夷攻之作者不可勝紀大抵皆雜而無統冗者失

之穢簡者失之畧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泥慨然閱斯文之缺遂歷考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辨者俾皆繩焉會歸之一凡古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謬為之援摭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成一家書幾三十萬言分為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源也然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專務於時文故不識者如盲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嘗知已足故書成而不克顯抑嘗觀古之人才全而德巨者固無所不

有。而其下則各專一藝。業之終身。而傳之子孫。獲之於樂。垂之於工。羿之於射。羲和之於歷。而王良造父之於御。皆專精。致力於一藝之間。而名于世。後之為工。為樂。為歷。為馭。為射者。必稽焉。蓋以其精且審也。朴於斯文。積力十餘年。而文始就。雖未敢以望古人。而其用心亦勤矣。其文多。資不能錄。去年冬。曾携其彙。見上舍陳亮同父。朴與同父。皆荆溪門下生也。荆溪謂周葵將价之以見閣下。與正字呂公。近聞其到城。曾袖之以見閣下矣。苟有可取。則固望閣下主張之。其有踈繆而未全也。望閣下指教之。務欲成就之。而後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朴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為一圖。縱廣餘丈。孑然可觀。就

館潘氏。其主翁好事。給為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庶知其用心。不為無用之學也。

輿地紀勝二百卷

宋東陽王象之編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曷兩界之山河。或記歷代之疆域。其書不為不多。然不過辯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效奇於左右。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吾少侍先君宦游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操牘以紀。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元甫壯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衮衮可聽。然求西州曷記於

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為一編，以郡之沿革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效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行在為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為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周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為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效

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為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序。

大一統志七百五十五卷

元札馬刺丁虞應龍等奉敕纂許有壬序曰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祕書監事札馬刺丁言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爲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札馬刺丁洎奉直大夫祕書少監虞應龍等蒐輯爲志二十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大一統志藏之祕府應龍謂比前代里地里書似爲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別兒怯不花率省臣奏是書國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

月十七日。皇上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鐵木兒達失傳旨。命臣有壬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地。爲異域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於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爲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羣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爲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

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蓋天爲萬物之祖。君爲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爲萬物始。乃能統理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括繫焉。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況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穀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悠久矣。

大元一統志

元卜蘭禧岳鉉等進

春秋地理源委

元杜英著

金陵新志十五卷

元至正中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陝西張鉉用昂譔凡例曰金陵圖志存者惟唐許嵩建康實錄宋史正志乾道志吳琚慶元志周應合景定志而刻板已亡所見卷帙類多訛缺惟景定五十卷用史例編纂事類粲然今志用為準式參以諸志異同之論間附所聞折衷其後索元岱序曰甲申春浮光士張君鉉以其所撰金陵新志首藁見示其脩志本末畧曰首為圖攷以著山川郡邑形勢所存次述通紀以見歷代因革古今大要中為表誌譜傳所以極天人之際究典章文物之歸終以摭遺論辨所以綜言行得失之微備一書之旨至其終又

曰文據其實事從其綱亦詳矣哉

和寧志

元金溪危素太朴著宋漁曰公自至正元年用大臣交薦入經筵為檢討歷遷翰林學士承旨字羅帖木兒入相出為嶺北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和寧為太祖肇基之地而無圖志可徵公請於朝作和寧志明年棄官居房山

廣信文獻錄

元永豐舒彬文質著危素序曰信東南大郡也其山奇拔其水清寫其鍾而爲人有文章尚節概自唐吳武陵父子及校書王貞白啟其端緒至於宋室南遷中原故家多僑寓於此而士習益盛由簽書樞密院事張公叔夜直秘閣知同州鄭公釗以來皆能仗節死義尤足爲是邦之重矣余家鄰貴溪之境少讀柳儀曹作吳君作文集序獎譽備至規往求之卒不可得而武陵之文亦復不傳及被命修宋史信獨無一字送官攜拾他書僅成數傳其間缺遺固亦多矣蓋州縣無良吏家無賢子孫使忠賢泯沒史家有遺恨非可惜哉永豐士舒彬文

質時客京師睹其事而慨焉乃發憤還其鄉網羅散逸得昔人所謂爲文辭久而會萃成編題曰廣信文獻錄文質居貧方汲汲於養而寢食之間不忘於此訪求故家世族至於浮屠老子之宮殘碑斷碣無不搜輯衆頗非笑之而文質不畱其老師宿儒及聞前代故實者則曰盛哉文質之舉也已而日積月累可以更互考見數縣之事及再遊京師假公私書補其未備而所得益富而文質將還江南編求以紀載之向使廣信之人皆有志若此則吳氏父子之文安得并與飄風游塵一歸於昧邪余故嘉其篤於好古而爲之序

雲南志畧四卷

元大德五年李京奉命宣慰南蠻始悟前人紀載之失悉其見聞爲志畧虞集爲之序詳見前

紀古滇說原集一卷

元張道宗著其書始自唐虞迄於咸淳滇之方域年運謠俗服叛記載事一一詳具

南詔紀行

郭松年著

滇載記一卷

明志入
雜史類

明成都楊慎著用脩以諫大禮終身謫戍雲南故其知滇事特詳

南詔通紀十卷

明楊爵著

寰宇通衢書一卷

按此書洪武二十七年九月修成景泰中重修分為八目東距遼東都司又自遼東東北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又西南距雲南金齒衛踰廣東州又東南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又西北至陝西甘肅為驛九百四十浙江福建江西廣東東道各一河南陝西山東山西北平湖廣西雲南之道各一四川之道三為驛七百七十六凡天下道里縱一萬九百里橫二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夷之驛不與焉

地圖綜要三卷

地圖綜要總卷內卷外卷明崇禎間天都吳學儼敬勝海陽朱紹本支百錢唐朱國達成受漸江朱國幹大年同編輯而臨川李若春釜源為之叙吳學儼曰圖書輯古今形勝圖凡一次天下鎮邊要害凡一次京省合宿分界圖凡一次天下里圖凡一次又次京省邊夷暨江漕河海里圖凡百有十一列次統華夷而總之示王者并包不冒之宏度也內次京省內地也外次邊夷外服也併江海而外次之非外江海也江海之防亦所以防外也連暨漕黃依其類也於京省詳言之詳內也於江海邊鎮詳言之詳中外之防亦所以詳內也至西夷而或

詳或畧焉。本王者要服。荒服之志。但取其約畧之義而已。一特著今。渠慙抗行。震窺閩洛。自荆襄而抵蘄黃。三流悉稱要害。茲遠採前史。博綜吳宋。綢繆之策。較之往牒。當爲獨周。

○
如臯縣志 重修如臯縣志

明嘉靖十一年。如臯教諭閩縣陳源清續修。序畧曰。洪惟我英宗睿皇帝。集成大明一統志。雖四方風土民物。可周一覽。然諸邑之志。弗修。則入境而考俗。因俗而考政者。猶缺。是以志治君子。恒加之意也。如臯縣志。蕪畧殆甚。頃邑侯劉西莊先生來視篆。詢志缺狀。乃圖纂之。諏日開局。以某忝司文事。特委重焉。草創以則。以屬嚴生怡。考撫則以屬鄉薦士馬君伸。洎劉生科。許生訪。沈生經也。爰採舊志。及維揚海陵二新志。而加刪潤。繁者剔之。佚者增之。舛者釐之。厯者次之。乙夜忘疲。甫期月而志成。侯閱之喜曰。昭哉制也。典而瑩。莊而密。核而不

浮數十年以來文獻班班可考。謀錢諸梓以成一邦之盛典。郡人崔相亦有序。

續如臯志嘉靖三十八年教諭廣東海陽謝紹祖修紹祖號小滄。有人倫鑒甫任。拔錢京兆。蔭蘇方伯。愚宗刺史傳於衆中。許其必第。悉符其言。臯士至今以為美談。嘗修邑志。知縣童蒙古序畧曰。余承乏東臯。至即索志而閱之。則見其弗備。弗核。無可考信。學校東遷久矣。而猶曰在治西南。墉壑崇深。以為固矣。而猶曰自昔無城。初作六門。田糧均矣。而猶曰民輸冊租。以至倭奴屬犯。武功丕赫。人文宣著。賢才日盛。若此類者。多未及載。失今不圖。則遺亡益甚。誠今日之急務。奈頃年以來。兵荒

相繼。百度廢弛。一年於此。事稍就緒。於是謀之學博小滄謝翁。幸翁欣然任乃事。遂選諸庠。得錢生相。胡生機。叢生位。朱生裝。草創焉。而校正則以屬之李生廷。諱冒生。承禮。擇吉開局。采羣書。述嗜記。詢諸耆舊。弗備者增之。弗核者正之。條分類別。未兩閱月而告成。是知滄翁操筆之功夫固居多。而諸士子之用心亦勤且慎矣。斯志也。義例明而去取當。論辨確而文采彰。觀風稽蹟之具。從善懲惡之鑒。信不外者此。

萬歷戊午。邑教諭青浦呂克孝公原纂為圖者七。為考者六。為表者二。為紀者四。為傳者二。為畧者三。為別錄者一。通計十卷。二十五篇。其凡例曰。一舊志遠莫可

考惟嘉靖續志僅存而義例不明紀畧殊畧今悉別為訂正。一臯邑瀕江海為維揚門戶舊志不著海防江防大屬缺典今增三圖二紀示所重也。一舊志風俗土產止存名目竊謂治生興行繫此二端為司牧者舍是則無異術故篇中特加詳疏讀者幸無以煩文訾之。一田賦自丈量後較嘉隆以前不翅數倍今悉依賦役成規載入。一秩官選舉舊志無表今依史例增入庶便稽考或傳所未具聊志下方。一循良人物二傳舊志過畧今一二正定缺者益之湮者闡之不敢以貴勢濫不忍以微賤遺期於覈真俾可風示後來而已間有采訪未備議論未協者姑留以俟他日。一節婦自舊

志外惟身殉論定者入載見存者不錄。一祠墓只載前代及鄉賢諸公若賈大夫墓以出傳會故黜錢京兆墓以奉賜葬故存餘不槩收。一藝文只取其切事實備考証者存之卽俚不文不敢芟削仍其舊也芍藥一譜亦附見者王公係邑名賢恐遠而就湮存諸志中似或可久且屬土產故爾。一墓銘悉存先代者以名賢手跡不忍輒棄至本朝惟采賢鄉諸公自外慮不勝收不敢從諛。一別錄所載本屬細瑣以事出閭閻耳目相沿其於警醒提撕或尤易入故并識之不辭厯贅。一舊志成於衆手博士先生稍加詮次故決洵而事集茲役乃由獨創蒐葺尤難經涉歲時乃克就緒政錄拙

筆敢附苦心。呈漏多慚。敬屬來者。

克孝又云。邑中故無藏書。亦甚好事。縉紳先生不復修明。胡王之業。往者亡論。自國初。逮今二百五十餘年。中間吏治民風。沿革推移。訖無紀載。近惟嚴士和先生集中。稍稍及之。而邑人不甚尊其言。殘稿遺編。半成零落。以故臯之文獻。視諸州縣。少遜焉。克孝旁搜廣詢。卒莫之應。藉手二三文學弟子。塵塵亡者。自慚不贍。不文。補缺輔遺。請侯博雅君子。克孝青浦人。解元。萬歷四十二年。為如臯教諭。清修雅度。為士所宗。庚修邑志。洵稱良史。遷國子監助教。

毘陵孫慎行序曰。古周官志。統於史氏。義嚴而權重。秦興罷侯置吏。郡邑綦布。乃始各自為志。即不領於史氏。亦一邑之史也。第史美惡並列。而志主於紀美。體裁畧異。然惟美者有紀。而不紀者。可知已。臯為維揚輔邑。地瘠民朴。規制多未詳。民間利弊。未盡興革。緣緒符者。倏忽去遷。經理罔究。漢制長吏久任責成。殆有見也。臯之志。始自高要李公。擬繼自商城熊公。奮而續成之者。則繡水李公。衷純閱高要。商城兩公。叙中論臯邑中利弊。慨切詳晰。俱有志興革。而迫於時。繡水公。涖臯者。匝五暮焉。實心實政。經營地方。確稱循卓。凡有條列。上當道。朝請夕下。數十年。爭持莫決者。一朝行如流水。不惟竟前。而公未竟之腹畫。凡臯之利弊。悉為興革。而臯之志。於

是乎可紀美矣。如壩南江以固風氣。塞牙橋以通運道。清民灶以均徭役。建沙營以戢奸宄。廣制額以興文運。崇祀典以風忠義。凡所紀載。不能縷數。然皆舊志所未備。今按籍求之。鑿鑿可據。用詔後來者曰。如某人可師也。如某事可永垂利賴也。則所紀美者。不足傳乎。若其叙山川而無關於險夷。瀦洩之用。著風俗而無與於觀民省方之實。表人物而無當於忠義名節之大。即詞藻蔚然。非予所謂美也。又何足載方冊而昭勸懲哉。臯之志。前後歷三令而成。秉筆者。肇自學博足公原。續成者。學博蔣光甫。紹也。兩君博洽多聞。且端方貞亮。決不苟一時而貽千秋垢者。余固知其所紀載者。足為信史也。

練川志

嘉定縣志

元嘉定秦輔之著。楊維禎序曰。吳郡東南大都。為其屬邑。有嘉定。岸海為州。與崑山鄰。即古之嚳城也。有太伯季子之高風。言偃氏之文學。故其俗重道義。尚文雅。至正辛酉春。予客祁上。邑老儒秦良氏來謁。首出其先人道山所編練川志一集。載拜曰。此先人手澤也。其編載一邑古今事實。戶口田賦。土風物產。寺觀學校。營砦倉庫。祠廟園亭。奇聞異事。無不畢備。先子沒。是書未顯。願先生賜之首序。將梓以新矣。辭不獲。則為之序曰。國史者。天下之史。郡乘者。一郡之史也。秉筆者。無史材。莫強措一詞。子之先。竭精疲神。以成是書。歿四十年。而子能

繼其志可為孝矣。昔石湖范公編姑蘇志，功與國史相表裏。道山父子有志於是，參以作者之軌轍，則是志也。可以續石湖氏之筆矣。予聞范書因 者言閱四十年始得於其家而後行。今是編亦家藏者四十年，數亦適相符。奇哉！予雖不識道山，閱其所著書，有格物擇善錄、易經史斷、掌陰政續、武事要覽、詩有忠孝百詠，可以想見其風采。幸又得後人如良者，以其集請，豈不願廁名其間哉！故書其編以歸之。

明龔弘舊志序曰：按割縣宋寧宗十年，至元順帝至元六年，歷一百四十七年。邑人秦輔之始作練川志，逮今又一百八十一年，更無續之者。老者失傳，則少者無聞。

致上下三百餘年之事，日淪沒矣。後有慕古君子奮起，例以老者失傳之罪，罪之在余，惡得而辭焉！乃上稽下察，元以前踵秦本，入國朝其體要一遵大明一統志也。積久成類，將以待知遇者。洛陽蔡侯淑，以名進士令斯邑。一日謂余曰：顧安得志之詳乎？余出稿請校之，俾余為序。

浦南金舊志序曰：吾嘉舊有志，輯於秦輔之氏，所載皆宋元時事。正德初有都氏穆志，嘉靖初有龔氏志。蓋歷三紀於茲，文獻無徵，後將何述？我邑侯見峯楊公，泣吾嘉之。又明年政通民和，百廢興舉，師田有制，教養有方。徵輸有藝，旌別有章，昭百禮，備百物，以康百姓。志之所

由作也。屬筆於予，乃取二志而參之，伍之增之，損之以彙成一家之言。若夫例論筆削，受成於見峰公而訪求蒐輯，則諸君子之功居多。凡五閱月而梓事告成，於是述作志之意，以諭諸觀者曰：先王疆理天下，各有分守，犬牙之制，彼此相維，故首之以疆域，有疆域則有城池，以衛民也。有宮室以臨民也，典章文物，由是備矣。故受之以建置，治人者食於人，則有粟米布帛力役之征，故受之以田賦，田間必有水道，不澗不洩，則年穀不登，故受之以水利，生養遂則禮義興，故受之以學校，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受之以兵防，城郭人民，非官不守，禮樂刑政，非官不行，故受之以官師，官以治之，師以教之人。

才於是乎彬彬矣。故受之以人物，天道變化，吉凶辨矣。人事得失，勸戒昭矣。故受之以雜志，春秋列國，辭命具存，遷固二家，賦兼揚馬，辭之不可已也。如是故以藝文終焉，凡十篇。

續修上海縣志

明按察司知事郡人張之象九起著陸文定公曰上海在宋末猶鎮也而縣於至元間縣未志也而勅於元治癸亥修於嘉靖甲申續於今萬歷丙戌志成學士大夫屬予序首簡余惟上海邑於郡之東南岸海帶江僻在一隅以比於吳之錯壤雖若孤臣客卿而禮制冠裳以及土毛耕織之利與華亭埒稱巖邑焉志之修始盧龍郭尹越嘉靖甲申蓋六十餘禩一修於莆陽鄭君以迄於今若有待焉者中間建置之沿革財賦之贏縮井牧之分設謠俗之淳漓與夫築城浚隍海防河渠經賦均則之類諸凡嗣起所宜續入者參互採摭條分臚列較

若指掌總之義達而事例明文核而體要備蓋斌斌乎
賈有其文於邑志稱良焉使夫宦於斯生於斯者因之
以考政問俗由百世而上下之其故可知也志凡若干
卷始事於萬歷丙戌迄戊子告成主其事者上虞顏侯
洪範司纂輯以事讐校者藩幕張君之象暨黃君炎輩
六文學也

金壇縣志八卷

明正德丙子知縣麻城劉天和修萬歷庚辰知縣成都
劉美充甫續修癸丑護印縣丞張一楨補刻丙子義例
曰志史也識因革備制度也述利病資政教也審詳畧
寓褒貶也志以卷例事以志分大書者提其綱分注者
詳其目也舊志詞翰今附載者務紀實也專志學校崇
教化也名宦鄉賢之存者不紀其政行俟論定也外仙
釋於雜紀而不削焉者斥異端以示戒也事有疑文有
誤缺焉而不敢附益者傳信也義例云者隨事立義而
非徒以例為也庚戌義例曰修新志補遺編綴近事
酌時宜稽治化也大書分注一仍其舊者述而不作也

列卷序事稍加次第者。取類從也。增保甲於正役者。遵新制也。改食貨為民事者。天地位而民生繁。食貨不足以盡之也。田賦存舊制之名。則而畧其煩瑣者。古今制一則之均平也。久湮無跡。若錦繡坊之類。非政教所關。不敢附者。去煩冗也。舊志義例及議論。必冠之以丙子者。不掠其美。且以寓追崇之意。俾觀者有遐思也。癸丑跋曰。楨佐治金沙。值正堂之觀。承委視篆。虛庭永日。嘗取邑乘觀之。見其篇章多所脫落。於是覓全書于文獻之家。繕寫其遺。付之梓人。并查庚辰以來歷官科目。未及題名者。補刻於後。中間稱述品題。則非卑官所敢及也。

劉美序曰。金壇古朱方屬邑也。其地平而虛。故其人性溫醇。其土沃而腴。故其民生饒足。且介在諸邑之間。無舟車往來之擾。在昔號為易治。頃年水旱頻仍。民力困屈。器訟逋賦。紛然多事。蓋自嘉隆而後。寢趨於偷薄。官茲土者。始難於他邑矣。美不佞。承之且五年。祇奉天子明命。懼不克濟。凡所為安輯吾民者。時致勉焉。復時時景行前哲。益前哲之愛民。而能其職。無如麻城劉莊襄公者。公涖金壇。頗久。善政芳猷。不可殫述。美嘗求閱其所修縣志。則已殘缺。僅僅可讀。大都詳核切直。義嚴體雅。井井乎條分縷析。細大舉焉。即古作者。蔑以加已。第其書斷自正德而上。迄今又七十年於茲矣。其間政制

之崇革賦役之更張人才之輩興當書者無慮數十種
美懼其遂湮也輒不自量與一二同官暨博士弟子採
而訂之以續其後舊志之義例未確者間為之更定甫
期年告成將壽諸梓學博林君資瀾謂美宜并諸簡端
美惟風以政成俗由人興今之金壇固即昔之金壇也
而治之難易大有逕庭此其故何哉蓋非直天時之為
厲良亦人事之未修云耳嘗試於之人事之當修而未
盡者其端有六曰溝洫堤岸之利未周也豪強兼并之
風未熄也浮華侈靡之習未除也征求之繁盡錙銖矣
佛事之盛徧閭閻矣遊食之衆公攘奪是皆足以病吾
民而速之貧民貧則詐生欲使之無訟而急公輸也殆

猶之却行而求前者矣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蠹不去
疾不瘳痛舉數者而釐正之責在長民焉耳矣是故勢
雖有所難行而通變宜民不可無權也力雖有所難施
而補偏扶弊不可無術也才雖有所難濟而鞠躬盡瘁
不可無志也美竊欲以是自勗且以告後之君子美貌
寶菴正德甲戌進士

志云金壇鎮江望邑春秋時屬朱方秦屬會稽郡之曲
阿縣曲阿金山鄉即金壇地也三國改為雲陽晉平吳
改為曲阿隨開皇十五年析曲阿地置之金山府後因
為金山縣即今之金壇也唐垂拱四年更名金壇寰宇
記東陽郡已有金山縣故更名取邑界句曲山金壇之

陵為號。五代時屬潤州。宋政和三年。陞潤州為鎮江府。熙寧五年。廢延陵府。析其上元。孝德二鄉入金壇。元改鎮江府為鎮江總管府。金壇並屬焉。皇朝丙申三月。下鎮江四月。金壇率先歸附。定為鎮江屬縣。清因之。其形勝。山接金陵。湖連震澤。東通吳會。南接江湖。瞻京口。金湯之固。接石頭。形勢之雄。按金壇之境。湖山映帶。土壤闢曠。天下之山。以福地名者十有二。而三茅良常居二焉。水以湖名者五。而洮湖居一焉。則其形勝有足觀者。

山西通志三十卷

明崇禎時御史臨川祝徽文彙輯自圖考至藝文分二十類。凡例云。山西通志成化甲午。督學胡公謚始創。其詞簡實無文。嘉靖甲子。督學周公斯盛重修。至隆慶丁卯。督學陳公瑞事方竣。總裁則大司成閻公樸。副之者則藩參潘公高也。甲子距今又五十年餘。宦跡之隆替。人物之升沉。風俗之醇醜。田賦戶口之增減。災祥休咎之變更。月異而歲不同。逐款續之。又雲中雁門樓煩諸鎮。距北鹵甚近。朝發而暮可薄城。實用武之地也。第闕氏物故。羣酋桀驁。巨測此不可不豫防也。故志武備。雲中有城池將士。馬政屯田。及籌邊事策。不厭詳列。

闕里志十三卷

明山東督學副使陳鎬纂曲阜令孔貞叢續修

李東陽序曰闕里者吾孔子所居之地道德政教之所
從出文獻之所在其志之也固宜司馬遷之史特著世
家齒于有國歷代帝王褒崇封謚愈久益隆其鍾靈毓
聖之地非一郡一縣比也宋元間族人宗翰輩間有紀
述久而弗傳國朝成化末今山東布政使張君泰知鄒
縣嘗輯孔顏孟三氏誌其傳未廣也弘治甲子重建闕
里孔廟成東陽奉勅代告周覽遐慕欲爲一書巡撫都
御史徐之源及衍聖公聞韶力贊其議比歸至德州巡
撫按御史陸君偁廬君翊及布政使曹君元等合書以請

適聞提學副使陳君鎬有事于此。因舉以屬之。而所定凡例。稍加潤色。且以孔氏實錄。孔庭纂要。素王事紀。世家補鈔本。致之以備采擇。陳君乃參閱孔氏所藏祖庭廣記。與凡遺碑。斷刻。諸書所載。踰年而後成。其法以闕里為主。附顏孟諸弟子之名氏事行。而體統尊。摹先聖肖貌及地形廟制。而圖像著。述世家宗派。特爲世表。而譜系明。叙禮樂制度之沿革損益。而典式具。若詔誥勅祝之頒布。章牘箋表文移之出納。往復罔不備載。而闕疑訂舛。芟繁剔僞。惟其所當。凡爲卷十有三。爲目十有四。爲文累若干萬言。于是我國朝之尊師重道。度越前古者。犖然大明于世。亦孔氏之家史也。蓋有此地。必有

此書。闕于二千年。而成于一旦。不可謂不難矣。天下之學聖人者。讀其書。法其道。想像其容儀。而不可得見。至其宅里林廟。必惕然感之乎心。然殊方而產。限地以遊。固有終老而莫自遂者。羨塙見堯。河洛思禹。得其書而觀之。景行希聖之念。不油然而興乎。適黃君繡歸自京師。因畀之。俾刻于闕里。弘治乙丑九月朔日。

晉江黃克纘序畧曰。司馬遷作世家。載夫子道德功業。又作孔門弟子列傳。載七十子言行。可謂聖門之忠臣。然序世系。自防叔始。叙後裔。至孔安國父子止。叙帝王尊崇。則過魯特祀之外。寥寥無聞。溯而上之。則自殷而契。未暇及也。推而下之。則自漢至今。皆有待也。弘治乙

丑。督學使者陳鎬始爲之志。大都以家語爲據。而經史
百家咸博采焉。大學士李東陽爲之叙。志行百餘年矣。
曲阜令孔君貞叢懼遺文散失。且病前志尚論未詳。乃
因讀禮餘閒。與二三博士。刪其繁蕪。補其遺漏。始于圖
像。終于藝文。爲類有十。凡山川之靈秀。賢哲之輩出。禮
樂之損益。歷代綸綍之輝煌。爵位田土之頒賜。與夫景
行私淑。見于言語文字者。悉載于篇。語而近誣。如不知
防墓者正之。雖戴記所載弗取也。賢而見遺。如秦冉顏
何者存之。雖家語不錄。弗疑也。蒐羅廣而取舍精。斧之
滌之。文彩煥然。爲書不遇數十萬言。而太和元氣流行
于元會運世者。咸醞釀其中。真聖賢之箕裘。述作之冠。

冕也。書成。續序孔君用心之勤如此。昔在唐虞。稷主稼
穡。功在養民。契明人倫。功在教民。其後世聖賢繼世。皆
有天下數百年。然未有能以萬世爲土者也。良由契教
民之功。視養民尤大。故其後復生夫子。以闡明脩道之
教。澤流無窮。益以聖繼聖。以教自契始。其水木本原之
思乎。萬曆己酉春三月。

○
霑化縣志七卷

明萬歷時戶科都給事中丁懋遜纂修序畧曰邑故無志始於嘉靖己未邑令石 創草一帙而卒不就以去萬歷己卯邑人孫供奉暨王司城官都下乃以屬廷尉賈公嶧人也賈檢石遺草踵成之讀者病其畧逮丙辰關中段侯來尹余邑下車詢掌故請余謀之余以直諫待罪海陬二十餘年髮種種矣尚能效直筆於鄉邦耶時予門下士李邯鄲尊尼適廬居事共事於是取舊志及諸史傳相與商榷纂次之網凡七日三十有三兩閱月而殺青

九江郡志

明憲副海陵何棊撰袁衷代閣老京口楊一清序曰九江地界荆揚當吳楚之衝據金陵上游歷代為重鎮國朝加重焉郡故有志海陵何君棊以憲副飭兵于茲懼故志歲久殘滅多疑謬釐而新焉頃之典籍咨之見聞芟煩秩亂搜隱闡微而疑者信謬者正殘滅者脩矣志成請余序之詳其書該而有倫煥而成章約而弗遺其事覈其義精其文質而瞻或發凡以舉要或緯圖以法象體國經野以為民極故首之以疆域封山濬川使同貫利故次之以山川設官分職則地利可興而民不失業故次之以宦蹟政乎治理則教化敦而賢才出故次

之以人物辨方正位以居民也故次之以宮室蒐乘補
卒以戒不虞也故次之以兵衛兵足則民附而後可以
時游觀節勞佚也故次之以古蹟存古者莫若衛其園
陵故次之以陵墓異教非經也創之自古昔故又次之
以寺觀該古今之變綜事物之情者莫若文字故詩文
終焉風俗之因革制度之卑高食貨之盈縮役賦之煩
簡下至溝塗津梁倉庫頊屑粲然畢具往者存焉來者
及焉故曰文獻足徵而勸戒不忒可以觀可以興矣何
君之涖九江也期而報政曰武備詰矣庾廩實矣膠庠
作矣百廢舉矣非志何以示遠斯志也蓋政成而後作
焉君子又嘉何君之知所先後也

興化府志九卷

明萬歷二年脩郡人康大和序曰興郡僻處遐服自職
方視之一蕞爾之區耳然山川靈秀萃爲雋英鴻儒鉅
卿後先輩出遂稱名邦宋紹熙間有志至我朝弘治間
續有志然宋志失之畧續志失之拘君子有遺論焉矧
去今七十餘年且經兵變中間因革既多掌故莫攷此
識治者之所憂也甲戌之冬適巡臺姚江孫公鏞按臨
茲土攬轡澄清暇閱斯志歎曰志之缺久矣夫今不脩
則國家典制莫稽隆賢士大夫之業莫述可乎刪繁續
遺盡委重焉乃授意於郡守呂侯一靜舉其事時分守
西蜀宋公豫卿分巡雲間喬公懋敬俱在莆面以陳僉

曰吾意也乃上之撫臺湖南劉公堯誨暨督學崇陽胡公定俱報可遂聘予小子和與尚書林公雲同為總裁而以前給諫黃君謙方君萬有前省即徐君觀瀾方君攸躋副之方議開局而林公以應召行矣顧余往歲久居史局雖叨載筆實媿三長乃今衰邁之年安能獨任繁劇之役哉惟四君一時之選也余乃創立凡例釐為八綱綱凡幾目授四君各領其二於是有專責矣乃搜求故實咨訪網羅繁者竄之缺者增之每一網成輒相與裁定可否固有師心時宋公以行部再至公留念茲典間出所見以相參訂蓋八閱月而志成矣嗚呼志豈易言哉考古証今評陟徃哲不嚴不公不博不該不約

不法兼之為難茲志之成沿革昭然洪纖畢載後之宦茲土者覩戶口息耗而惠養之心生覩風俗污隆而化導之本端覩 患底平而綏救之策周以至思齊於名宦考德於鄉賢或於殷鑒少有別焉主斯舉者呂侯池陽人以起部尚書即出守吾郡潔已奉公愛民省費百廢俱興茲特其一事耳協贊斯舉者郡丞唐侯執中別駕彭侯應乾郡憲何侯鑛大尹孫侯謀皆一時之彥例得書

凡例云一舊志以六紀六例至刑紀只書宋元及今刑法志似與府治無甚關涉今只以輿地建置田賦官制選舉人物秩禮兵戎為綱而目分隸焉凡若干卷外補

遺一卷此非欲立新例以勝前哲也顧西漢之文班因乎馬而班馬不嫌異同唐書之作新因乎舊而新舊不嫌增損亦以今昔不同機遂軸遂異爾一八志以輿地爲先蓋輿地定然後山川物產風土之類有所附麗故居首有輿地而城池公署學校興焉故次建置建置定然後戶口土田貢賦之類有所繫屬故次田賦田賦既定使無君長以治之則亂故次官司師有官師則育才取士而選舉興焉故次選舉選舉興則山川靈淑萃爲英才而賢哲出焉故志人物至於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秩禮兵戎又次之而以補遺終焉一藝文之類舊志開載太多今只以關於建置者附於各項之下其

餘若應酬文字之類不切於建制者莆陽文獻已備載矣今皆刪而不錄詩亦然一名宦與人物必其人既沒世公論既定然後書之庶不貽異議也其見存者不錄亦蓋棺事定之意一官守自舊志之後中經兵火典籍無稽今據所見聞者書之中間或表之者著其秩之同也書其槩於姓名之下者一事之善也列傳者善之善者也或有不職之尤者亦書數字於下微寓勸懲之意云一去思碑生祠記各處志書間有一二錄者皆出於其人好諛與夫感念私恩之人非有公道也今風俗偷薄凡遷官離必畱履立碑有官尚在而碑先立者今一切不錄以息諂諛之風一南北洋水利舊爲

塘六爲息池百餘今塘廢爲田泄廢爲隄門皆不必載此外所存之塘皆木蘭陂水所不及者至於隄門海堤尤當詳細此一方利病所關雖詳不厭 一田土賦役國初以來典籍俱存自破城之後兵則費浩繁軍餉雜增里圖分減大非往時之舊要皆權時之宜爲不得已之計耳今當具載沿革始末使後人宦是土者考古察今爰知利病之實耳 一貞女烈婦已奉旨褒旌者固在所錄但君門萬里幽貞之操脩於閨閫而能達諸帝閣者幾何人哉然父老之所見聞耳目之所覩記又何可誣也至於破城被圍不肯縱賊而死者其堅操苦節甘於泯沒無聞尤可悼惜然不知姓名者多當細訪脩

備書以爲世勸云 一評論人物素以履歷爲據不以從祀鄉賢爲主蓋從祀出於子孫之營請或可欺有司歷履出於平生之行實不可以欺後世間有操履純潔無愧鄉賢者亦當備載本傳不可遺也 一近代諛風過侈今所增入者必其文行兼脩始終無玷輿論攸歸得於見聞之真者乃可錄之若誌銘行狀與夫贈送之文徃徃稱譽爽實未可執以爲信也 一人物一志自古爲難興雖僻壤然仕軫宦區海內推盛中間地德敗類者少而矜持名節崇志建樹者代不乏人徃鄭司馬山齋所輯文獻評陟允當採錄無遺不必論矣近柯主政希齋續收文獻則過於嚴尚有遺者或以忠謹垂聲

或以循良侈譽或處家敦孝友之行或居鄉高隱逸之名而節廉勇退者間亦有之所宜備書以盡吾後死之責其有一才一善可取而未究其大全有文章政事可稱而素履未愜於輿論今或附於各名之下以示不沒人善之公或列於文苑之中以寓春秋責備之意雖不敢自謂盡品藻之明然僉同去取之時真若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罔敢涉私以速天譴

南詔事畧一卷

明嘉靖間雲南巡按吳興顧應祥輯應祥號箬溪精于算學官至刑部尚書自序曰南詔古西南夷一種司馬氏作史記稱西南夷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滇蓋楚莊躋之後是時尚未聞有所謂南詔也後漢光武時始通中國曰哀牢夷其後日以強大在唐初則為蒙舍詔以其在諸詔之南故曰南詔後又改為大禮國在宋則為大理國其渠酋相繼為君長者曰張氏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而惟蒙段二姓歷世最久得以著稱然其據有雲南盜竊名號實自蒙氏始故併而稱之為南詔云予承乏巡撫初至其地求蒙段氏之故實而未

得焉。既而得民間所畜曰白古通記。皆僂人文字。命知其義者譯而讀之。始能以句。又得大理府抄錄南詔通紀。及近日楊殿撰所集滇載記。蔣憲副所編南詔源流。比而觀之。互有異同。簿書之暇。乃取前史西南夷哀牢夷南詔大理諸傳。及宋范石湖桂海虞衡志。洪武中趙彥良大理志要。參互考訂。去其怪誕不經之說。存其可信者。曰南詔事畧。其始終顛末。蓋盡之矣。夫雲南唐初冊其酋長為雲南王。而尋復叛歸吐蕃。後雖內屬。至以敵國禮待。妻以宗女。辱國孰甚焉。宋鑿唐禍。畫大渡河之外。俾其自為聲教。蓋兵力不足故也。元則以兵力取之。而法制未備。一切為羈縻之政。其後中原板蕩。遂復

為段氏子孫所據矣。惟我皇明天兵一臨。所向無敵。極段蒙之所不能有。與夫元兵之所不能加者。皆取而郡縣之。冠裳之。迄今六十餘年。聲名文物。彬彬乎殆與中土相埒。誠開闢以來未有盛于今日者也。予為此錄。所以著國家一統之治。如此其大。高皇帝用夏變夷之功。如此其偉。俾吏于斯者。知所以為守。產于斯者。知所以為報焉。匪為南詔錄也。

雲南提學僉事西川王閣跋畧曰。箬溪先生拊循厥邦。搜討方志。譯傳通記。通紀諸家。悉究力研。覈提掇綱要。據實可徵者。纂附正編。辨異存疑者。引注立斷。紬成一。方事畧。以便省觀。

東泉志四卷

泉源志畧

石刻

明上虞張文淵公本著淵弘治己未進士以工部主事
涖泉政著東泉志又鐫泉源志畧于壁東泉志序曰弘
治十三年春一月予奉命理山東徂徠諸泉披閱舊牘
欲率循故事然無片言之遺及身親事事而後有以得
其詳然予疏濬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汶上次東平
次平陰次肥城次泰安次萊蕪次新泰次蒙陰次泗水
次曲阜次鄒滕次嶧次魚臺次濟寧次滋陽而終于寧
陽爲泉者百有八十爲里者三千八百五十有奇爲時
者三閱月予恐後之人亦如予之無所據也因手親摹
之圖圖之左方各記其道里之數命工刻之木將俾緣

此而得其攷云。

泉源志畧序曰。泉源有志。所以紀其實也。志而畧之。所以舉其綱也。何畧爾。蓋天下之泉皆泉也。惟山之東之泉爲盛。而且濟于用。故其設官題名。解宇亭鍾祠祀。以及序記詩歌。亦頗詳盡。凡此予皆畧之。而特類志其支派之濟漕渠者。有四焉。四者何。出于汶上。于東平。于平陰。于肥城。于泰安。于萊蕪。于新泰。于蒙陰之西。寧陽之北者。同入于汶。而會歸于分水漕渠。出于滋陽。于曲阜。于泗水。于寧陽之南者。分播于沂沭漕泗。而會歸于濟。寧天井漕渠。出于鄒。于滕。于濟寧。于魚臺。于嶧之西者。分播于河。于湖。而會歸于濟。以南之漕渠。出于沂水。與

蒙嶧之東者。同入于沂。而會歸于下邳之漕渠。故導分水必自汶上。始導濟寧。必自滋陽。始導濟以南。必自鄒滕。始導下邳。必自蒙沂。始。反是則非水之道矣。雖然。自分水以北者。北與衛水會。而東入于海。以南者。南與諸泉會。而亦東入于海。其歸一也。導其一。濬其百。當知其所自此泉源之志。畧所由作。與先儒謂禹貢不言方向者。荒遠在所畧也。今諸泉密邇京畿。又予所身親歷。其方與向。悉能志之。豈荒遠在所畧之例哉。特自以爲非秉筆專紀載者。此志畧之義所由取也。

吳中水利全書二十八卷

明崇禎間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東陽張國維纂輯蘇州府嘉定縣知縣銅仁萬任叅校原任浙江布政司叅政兼按察司僉事崑山蔡懋德編次蘇州府儒學生員王煥如摛攷崇禎九年三月成書十月鏤板張國維蔡懋德及雲間陳繼儒皆有序凡例曰一東南水利曰集曰錄曰書曰攷種種繁夥然言持一家議主一時惠偏一郡一邑或師古而悖今或詳今而畧古茲纂自三代以還凡閩水利典故文章纖悉畢收以備叅核故曰全書又披往帙止叙蘇松常鎮四郡徑稱三吳稱江南夫建業綏安姑孰宛陵新安並在江南吳興臨安

乃西吳。僅附見水源。遽以統呼于義。未稱今酌名吳中。爲當。一吳爲澤國。左江右海。震澤滙于中。翕受宣洩。有建瓴之勢。其遠近縱橫高庳紆曲。非畫圖莫辨。此古。人所以重圖經也。乃歷來諸刻皆忽之。即單子一書。垂。之千禩。而畫竟不傳。尚論者恨之。止呂沃洲以後。始繪。圖幅。然訛謬相仍。筆法苟簡。全失方輿位置。轉令觀者。眩惑。有乖周禮職方之制。今詳按形區。濡毫點染。分踈。密于絲髮之間。具有意義。水利閘要。瞭如指掌。一吳。水自宣歙臨安大坏等處發源。由雪苕故鄣荆溪而下。並瀕具區。樵李一郡。洪濤直注南境。又瀕江沿海所翕。受。則以潮汐爲吐納。陂塘川澤。纍纍若貫珠。故先叙水。

源。次叙水脉。分合疾徐。流行歸宿。皆有一定之理。自然。之勢。開帙縱覽。方知踈治無容或廢。一吳境水道千。支萬派。皆開蓄洩。故水名不可不紀。其尤切利病。歷經。疏導者。窮搜故牒。編次河形。凡長濶深淺丈尺。悉係于。下。使故迹鑿然可稽。興修不致疑阻。一吳中厥田下。下。從今溯昔。恒患水浸。紀叙水年。所以志稼穡之苦也。若夫修濬惟時。命官治績。歷世無曠。蓋廟廊隱憂。閭閻。積痛。唯在此盈涸。水官水治。實千百年已徵之炯鑒。考。據特爲詳備。一本朝二祖列宗。渙汗頻頒。加惠吳民。崇重農田水利。詔命勅書。昭垂典則。各彙成卷。其先朝。命旨。博采正史稗編。収載志類。綦詳不復另叙。觀者于。

志內查核可耳。一歷代經濟名公。或貽惠并州。或留心梓里。所建嘉謀。碩畫。在先朝曰奏狀。本朝曰章疏。各羅成編。其當軸咨諏。官司計畫。上下一切書劄。公移。皆具。劃然不磨之策。並輯無佚。一從來講求水政。辨析利害。或著論。或著議。或著說。或對策。隨時揆勢。臆見異同。不相踵襲。茲遍搜名集。分類編次。欲事疏濬。取以折衷。法無不善矣。一志考典故。攸存。搜采唯恐。或漏。然頌言弁語。金石鐫銘。一時人事興廢。姓名歲月。系焉。并輯序記詩詞。皆所以徵文獻也。其江海湖澤。止咏勝槩。不闕水政者。不收。若先後疏濬。祭享告虔。搜載祝詞。亦知大舉。幸興。神人協志。一太倉乃方州。編叙州縣之

後。蓋水源西來自郡而下。更按方輿志攷。必先公府以逮轄境。與公府類冊不同。亦例也。一崇明靖江亦附庸蘇常。茲書曷為不叙。緣二邑沙浮江海之中。地脉不相聯贅。雖旱澇畜洩。有藉鑿池浚河。司牧者可依坵循督之。且徭輕賦薄。民力猶能強事。畚鍤自昔不混東南水政之內。止二郡全境總圖。仍繪二邑方圖。并摹港脉以存考証。

張玉筍序曰。嘗繙歷代史。核農田貢稅。于唐宋以還。即偏重吳中。我明仍故籍而稍益之。數將倍蓰。至宣德間。周文襄忱為巡撫。稱土均則。然姑蘇雲間二郡。歲賦幾半天下。毘陵次之。潤州又次之。竊謂土性沃肥。頃畝可

獲鍾粟。家露積而戶困倉也。及登仕版。趨王程。沂松陵而
上京江。履其原隰。極目汪洋。具區中漚。跨三州。納百川。
汚邪之疇。農人告匱。云遇豐稔。畝入擔石。半輸公府。歎
則仰屋坐稿。自萬曆戊申後。十常八災。蚩蚩之氓。膏血
已殫。國維聞之。未信。頃奉簡書。來泣茲土。則閭右凋殘。
蜡歌絕响。追逋之案。山積。有司停俸。鑄級補過。不遑。即
數百萬漕糈。亦從西部鞭笞得之。國維心痛之。亟延見鄉
大夫士。召進鄉三老于庭。詢昔何以殷贍。今何以困。詎。豈
守令不循良歟。催科無撫字歟。抑爾俗誇靡。用度無節歟。
皆曰未也。惟吳澤國。民以田爲命。田以水爲命。水不利則爲
害。咽喉閼。腸胃涸。尾閭窒。經旬霪雨。震

澤揚波。瀰漫沮洳。三農束手。初罄瓶罍。以栽禾。旋竭胼
胝。以畢耨。秋成玉粒。徒枵腹而望天。轉盼箕徵。忍剥膚
而搶地。久荷聖明。注念東南水利。而膏澤屯于下。坐視
吾民之死。吾儕小人。頂戴皇恩。寧耐饑寒。未敢挺而走
險。國維更悚然。愧汗于馳驅戎馬之際。得晷暇。篝燈披
故牘。上下千百世之典實。彙輯水利全書。帙成。將授剞
劂。肅衣而起。曰。昔禹抑洧水。疏九川。陂九澤。滎陽下引。
則宋鄭陳蔡曹衛。與汝泗會于楚。西通漢川。雲夢東通。
鴻溝江淮。齊醜溜濟。蜀穿一江于吳。則通三江五湖。行
舟灌田。百姓享其利。而水利之說興焉。司馬著論河渠。
孟堅推廣溝洫。而水利之書成焉。鄭國始開。秦以饒足。

宣房未塞。漢爲不支。此其利害之大較矣。吳有具區。涌川開瀆。吞江納漢。出乎大荒。行乎東極。浸莫大焉。試覽壤壚。映野。吟嘷帶郭。受似承盤。來如建甌。曲阿鑿于東。晉。苻。谿。濬。于。元。嘉。大業肇工。貞元繼蹟。唐。易。代。至。錢。氏。廣。設。撩。清。由。宋。訖。元。邁。偽。吳。愈。勤。畚。鍤。夫。南。渡。偏。安。而。常。平。倉。滿。匹。雄。草。竊。而。堅。壁。餉。盈。即。夷。主。中。夏。富。強。無。敵。粟。紅。數。載。節。其。贏。以。葺。雉。堞。橋。梁。黌。舍。公。署。此。往。事。之。明。徵。已。入。我。熙。朝。永。樂。初。禩。特。命。夏。忠。靖。原。吉。治。水。宣。宗。時。周。文。襄。繼。之。粒。米。克。溢。各。屬。邑。建。濟。農。倉。省。耕。發。助。列。聖。以。來。頻。修。水。利。神。廟。中。年。土。稼。洊。登。斗。米。價。一。銖。今。何。啻。倍。其。三。也。說。者。盡。歸。咎。夫。水。政。之。弛。廢。賴。

主上明聖。如呂對平臺。洎上章降旨殷殷。垂問東南水利。一則曰無擾民。再則曰無擾民。大哉如傷之視。唯恐以養民者勞民。故臣國維所輯首奉王言。次贅臣僚先後之條奏。官司叅覈之移文。凡可考求利病。若正史。若野抄。若碑板。若劄記。若冠紳之辨議。若襍俎之歌謠。蒐羅大備。前乎古。後乎今。時與事之殊同。意與見之睽合。或費約而臻厥成。或金糜而罔實效。並可借以觀摩。鑒其成敗。若夫水性之順逆。所謂因勢利導之故。國維則溯尋源委。而分疏之。并繪圖幅。畢肖其縱橫紆直。此于巡訊觀兵。組練餘鯨之日。躬爲指勘。按察形區。附系複說。因想肅皇帝之癸卯。先臣呂光洵以御史巡按吳中。

銳作水利圖攷。拮据越歲。迫于瓜代。不竟其業。蘇守王
道行續成之。文藉以傳。圖則舛錯。光洵憾焉。國維備位。
填撫驟得竣役。以塞鯨曠。何其幸歟。雖然。衆議盈庭。廟
廊築舍。祇以時紕舉贏。物力不逮。國維豈不審顧。却慮
但目擊斯日民愁。倘再罹災。祲。亡論六軍之糗糒。內府
之供輸。勢不克辦。將仰丐皇仁。議蠲議賑。費出不貲。則
水利之工程。其得失較相懸耳。况我國家二百七十年
間。加勅命官。屢事修浚。茲編臚列成案。便宜設法。故迹
可做而循也。彼徇苟且目前之計者。必先支河。暫築坵
塍。此引流障水。當與䟽鑿大舉相御而行。古人所云。開
江治浦。圍田三者缺一不可。若急枝而忘幹。僅可禦小

潦。安能驅洪漲。即岸崇如壟。奚捍尋丈之騰襄。且土踈
善崩。隄防高不踰數尺。談者有類說鈴。非國維之所敢
知也。鄉紳蔡藩。泰懋德。向嘗伏闕上言水利。深切究心。
實與國維共詮次焉。而泰稽僂力。則屬之嘉定令萬任。
蘇庠生王煥。如是爲序。

海內奇觀十卷

錢塘楊爾曾輯雲間陳繼儒序曰近代名山有紀始於
吳門都玄敬而備於括蒼何振鄉增都損何自命撮勝
者吳興慎氏也每攬三家之帙幾括寓內之奇然雖文
中有畫而目前無山賞心者猶遺恨焉武陵楊子博雅
多奇神情散逸雖生長湖山之會而尤抗志天游之表
妙抒心靈先窮目界寄興盤礴假技丹青首標華夷之
巨擘指掌五嶽之真形靈山異境略存髣髴福地洞天
盡入形容萬象縮之毫端千嶂疊之尺幅丹崖翠壁依
稀若覩猿啼鶴唳恍如聞又何必誦長篇而色飛賦
短詠而解頤者矣比諸三家得未曾有命曰奇觀信不

誣耳昔宗少文自嘆足跡未遍名山遂圖四壁以供卧遊每為之援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揚子之意實倣古人然彼僅豁之已目此以傳之同好趣尚雖均廣狹迥矣夫置幼輿于巖石僅愜幽棲畢向平之婚嫁難俟遐舉然則夷猶一室而汗漫九垓策欲前長嘯未果其於神賞能廢是編乎比于馭風騎氣與造物者為徒然則揚子之業亦偉矣

凡例云一太祖一統中原平定僭竊薄海內外皆入版圖而是刻獨云海內者以四海至廣華裔區分內則足跡可到外則舟楫難通即或傳天言於朝鮮哈密販方物于日本暹羅摠為名利牽攘無暇窮奇搜異故觀以

海內之奇為主 一四大部州總歸眼界形色狀貌何所不奇而是刻云奇觀者以青天白日有變幻之雲霧風雷恒河沙界有怪異之人物草木彼山川之奇詭信覆載之鍾靈故特標而出之以拓耳目所未及 一山水雖盡屬版圖而省會殊方群縣異地有近在矚睫或遠在日邊誰能以有盡之天年窮無涯之勝地故做意卧遊以當欣賞 一是刻考證志書蒐羅文集手自排績雖屬不工然不敢以杜撰訛傳貽笑大方 一名山以五嶽為尊故先五嶽白嶽屬在畿內故附五嶽卷中孔林係先師遺跡故列卷之首其他名山俱係省郡先兩直隸而浙江江福滇蜀等地次第條列至于太和玄

嶽雖隸楚中另為一卷 一山不在高何山不奇水不在深何水不異第耳不熟聞日不習見及諸名公不亟稱許者終為寂境荒山無當騷人鑒賞不敢以已意混載 一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卷中已難盡載况三島十渚又非海內之奇何能逐一繪圖以塗耳目第華胥槐國總是黃梁蝴蝶莊周無殊物類矧斯靈境可不尋求故附之卷末以備卧遊名考 一三才奠位界域攸分黃帝疆理南北堯命禹平水土舜分州為十二政置郡有四十漢承秦制合郡一百有五分道二十有六晉十九道一百七十二郡國唐十五道三百五十八州府宋撫四京二十三路元立三臺一十二省惟大明提

封最廣奇秀全收故作中原一統圖以置卷首

○虎丘山舊志

明成化時孝感劉輝全吳郡茹昂撰徐源序曰茂苑城西九里有虎丘山突兀蒼冥中相傳闔閭葬地而寺之創置則自晉王珣兄弟始也浮圖挿天萬木拱秀當夫天日晴明紺宇蒼林掩映疊出至陰雨終日煙霧卷舒吐吞異態儼若蓬萊仙島隱約於雲海之中也誠吳邦一奇觀雖小大不倫宜與嶽鎮名山播諸天下而同稱者又山起平疇四無障蔽環以清溪水可舟陸可騎市井聯絡初不甚異至下馬入門迺運山谿遂得佳境若憨憨泉試劔石白蓮池可月亭劔池陸羽之泉五臺千頃之閣此其景之最勝者頽仰四顧則峰虞山奠其幽

穹窿震澤居其陽景物千里一覽而盡至其泉石之奇
詭事蹟之幽邈雖彌日求之弗能竟古今生於斯者或
未之盡究也成化丙午孝感劉君作尹長洲之八年惠
澤大通留心好古謂茲山為吳中名勝歆動遐邇惜無
志載之以傳慰四方之好事者乃求得故儒王仲光先
生手編志草一卷奈何略而未成遂謀諸鄉貢進士邑
人茹君昂君博洽穎敏殆孕秀山川者爰與劉侯冥搜
博采上自漢唐以迄於今登覽游詠之作散在紀籍者
悉用萃聚而采輯焉與夫幽厓古跡篝燈布履窮入探
究外至釋典方書凡有關於山者靡不編及參以舊志
刪錄成編名曰虎丘山志侯將刻梓以傳因請予言以

序厥始予惟茲山之勝一培塿之多耳然鐘竒毓秀與
邦人奠安茲土豈特千百載之遙而未有能闡揚增重
於山者今是志特成於劉侯而筆於茹君豈山川之奇
亦待人而顯是即滁山非歐陽子莫記鉅錡待宗元始
傳也而二君之名豈特與王珣兄弟清順開山者悠久
而並稱載將俾四方君子仰止而玩焉發其山林清逸
之趣沮其塵垢汚俗之私澄神定慮如鑿牖得明穴地
得泉天理民彝因之而或明未必不自茲書助也然則
是志也豈特為山川紀勝之圖哉觀是則劉侯之善政
蓋可知矣是為序成化丙午撰

又虎丘志六卷明雁門文肇社基聖重修自序曰吳郡

虎丘山江左丘壑之表也。舊無特志。惟於郡乘山水類見之。自我朝洪武初。有惟海禪師普真。以志請於王仲光氏。仲光諱賓。即捨別業之二王後也。其先有諱教者。嘗輯雲嶠類安。紀載虎丘諸勝。及名賢篇什。是為仲光之曾大父。仲光廼取其遺書。而彙創斯略。至成化間。邑侯劉公輝。雖加修輯。而亦仍其舊錄。詩文而已。志猶未成也。迄今又百餘年。未見成書。而其所僅存者。殘缺失次。久矣。萬曆戊寅春。寺僧正華。懇予志之。予旣辭以不敏。而翼日。又有僧果成。持一斷編。復詣予。請予於是。取吳越春秋。元和郡縣志。宋羅約圖經。朱長文續圖記。元趙鳳儀諸儒論次。以及野史錄遺諸書。芟繁選要。族別

而類分之。俾覽者可按圖而索也。又為敷言引義。輯成圖志一卷。續集詩文五卷。繇晉唐宋元。至於我國初。靡不具備。聊不虛所屬耳。何暇計謗陋之言。不足傳遠哉。若謂子厚勒名。垂聲銘鏤。而舜俞有記。託穎廬山。則吾豈敢。

金山志一卷

明姑蘇楊循吉撰李菴曰金山志唐孫魴詩萬古波心
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
驚濤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而李翱詩云山
戴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縣倒影鐘磬隔霧塵過櫓
妨僧夢驚湍濺佛身誰言題詠處流響更無人夫翱唐
之名士不應登一名山至蹈襲同時之人如此或編書
者誤耶

京口三山志

明正德鎮江推官史魯修三山者謂金山銀山焦山也
陳懋仁曰余讀真文忠公集有登金山詩云江來朱方

注之東。海潮怒飛。日夕相撞。春天將古來義士骨。化作
狂瀾中央。屹立之青峯。孤根直下之千尺。動影裊窮冲
融中。黃金側布蘭若地。鑿翠面面開窓櫺。雙枕伊軋破
浪屋。恍惚置我高龍從。是時千山雪新霽。水面月出天
青空。濤聲四起人籟寂。毛髮蕭爽瑠瑤宮。披衣明發躡
煙靄。決背俯入歸飛鴻。襟前渤海澗。溟色袖裏峩峩吹
晚風。越南燕北但一氣。塵埃野馬何時窮。蒼梧虞舜不
可叫。王事更恨歸匆匆。修志不載此詩。公之詩至于遺
漏。他可知矣。

海語 卷

明

黃衷

著其序曰夫列徼之外東方曰夷南

方曰蠻。雕題左衽。鳥言而獸行。諸夏利害無與也。然侯
德以賓審勢而服於諸夏之盛衰。實始終焉。是故兩階
格苗。重譯獻雉。虞周之德之盛可知也。楚稱伯而百粵
效貢。秦兼併而蠻夷威服。勢固有然者歟。自漢而後。內
屬之境暫開而攻鈔之寇踵至。來王之使未返而乖貳
之釁已彰。是雖禽獸之常形而綏馭之道或亦疏矣。余
嘗攷自洪武永樂之際。海上朝貢之國四十有一。麒麟
再至。名珍異貝充牣。幣藏於茲百七十年。惟東之朝鮮
日本。南之琉球。庭實之貢不絕於道。安南暹羅滿刺伽

占城君訃至君立至鄰國交惡至惟吊若冊皆有常使
比平其亂或表臣蒞焉自餘兼并分裂遞廢名號非舊
亡可攷錄余因以慨夫政教不加荒亂日多裔夷之遭
之不幸也當時文儒纂述其稱古里之風道不拾遺天
方之數可裨歷度所謂禮失而求諸野者非耶他如南
州異物志雞林類事寰宇記島夷諸番二志土風國俗
亦聞見耳余自屏居簡出山翁海客時復過從有談海
國之事者則記之積漸成帙頗彙次焉夫有君臣則有
刑政有男女則有婚媾有父子兄弟則有聚有處農工
商賈禦蓄禦侮各隨其方客談多二國之事然類有異
於前志者豈亦沿革習氣與時推移耶記風俗夫天地

萬物陸之所產水必產焉故物莫繁於海亦莫鉅於海
島夷內點外癡而鍾於物則良可貴奇可玩者多矣無
亦造化之偏氣乎舊志未必詳也記物產夫羅經指南
航海而尸其務者為舉舟之司命毫末懸利害焉海賦
未經道也椰子厚招海賈似寓情於憫時憤俗輕生競
利者觀之亦足戒矣然余則謂海之險何若方寸間邪
蓋海無私於覆溺而人心或甚焉耳記畏途夫常必有
怪先王制器以知神姦魑魅魍魎毋或逢旃是故蠻夷
陰類也海陰方也鬼物或憑焉海童天吳諒非誕謾記
物怪夫言以談海立者也題曰海語云

龍山萬里志二卷

附其子季琰獨行稿

明華亭張弘至字時行號龍山東海公弼第三子弘治丙辰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兵科給事中頒朔安南國賜一品服還遷戶科都給事中多所匡正會奄瑾擅權屢疏指劾罰跪午門外五日平生博物強記為文簡嚴雅健詩清麗有思致善行草書俊逸道勁得父之三絕與兄副憲公弘宜並駕所著有玉署拾遺萬里志東塾諫草諸稿藏於家

石城許穀序畧曰萬里志者龍山先生之作也先生為東海叔子世家文獻早擅科甲與仲兄憲副後樂公出入臺諫風節凜然辭命典禮允為國重奉使交南途涉

萬里即其見聞寓諸吟咏以眎經歷意有在矣故其入
交之作以述臣事謁祠之作以述子情寄懷之作以述
弟誼贈和之作以述友道使後之往者有循繹裨於世
教多矣詩若干首志之原也文若干首志之附也列諸
賢題贊於前贅交人和言於末令子季琰實次第之
陸樹聲曰萬里志者都諫龍山公志使交往返道中所
得諸作也稿藏於家久散逸公子季琰拾自燼餘間搜
訪其別存者錄為卷挾之以遊金陵士大夫相與醵資
壽之梓許太常毅所為首簡也志凡二卷餘多逸而不
存然即其僅存世已鳳毛麟角貴重之矣公為東海先
生叔子詞翰濟美可稱義獻季琰為公季子嫻於文學

能世其家亦不媿王家小令吾松固多文獻家其傳世
久未有若張氏者東海之流澤遠矣
文徵明曰東海先生一代偉人其文章翰墨重於海內
二子起而繼之不獨能踐世科紹宦業而已而以文章
詞翰之美亦克世家學者此公之叔子龍山都諫公使
交南往返紀志季子季琰收拾於兵燹之後敗楮之中
持以相眎清篇妙翰夫人皆知重之况其子孫哉雖然
非其子孫之賢則蛛絲煤尾之餘其不置為篋中故紙
者鮮矣於此又以知公有後也

皇甫汈曰雲間季琰張子持其先大夫龍山手書萬里
志二卷示余以余先君子中憲公與龍山登進士蓋世

講也展卷締觀點畫精妙聲若飛動由其先大夫東海公以字著稱先朝過庭之餘自得戈法殆芝旭之瑤華而羲獻之濟美也詩暢逸有真趣間合雅音大備山川風物玩之足為心印况又手澤存焉張氏之遺寶其翰府所共珍也哉

東海張氏宗譜曰其悝弘至第四子字季琰號過齋禮部儒士授中書舍人所著有獨行稿感遇百六詠行世草書有祖父風從弟其恒字字貞號鳳岡華亭庠生所著有幻住稿

異域殊聞

明興化知府雲間李至剛奉使時著

使交紀行

明禮部尚書雲間文簡公毅齋孫承恩貞甫著

萬里志 使交錄

明都給事中雲間張弘至時行著

複

練川圖記二卷

明承德郎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主事前進士郡人都
穆著序曰古者列國皆有史官今之縣視古侯國其志
猶古之史也夫志可以史則法宜簡嚴後之志郡縣者
鮮知出此識者視之固以為謄吏牘耳嘉定為姑蘇劇
縣一名練川元至元中有秦輔之者嘗草創縣志迄今
餘二百年而紀述闕焉知縣事涿鹿陳侯淵圖修輯之
乃以其事白之部使者莆陽李公廷梧遂屬筆於穆而
邑士沈湘家藏秦志多知故實復有以相之記前列以
圖為卷凡二總萬有八千餘言正德己巳十月十二日
序

古今輿地圖二卷

明人著引曰昔先王體國經野以五方風氣所生剛柔輕重各有其性不相遷易是故疆理天下物其土宜條其物產達其志而通其欲齊其政而脩其教自黃炎以來圖籍相踵而可知迨至成周則夏官司險掌建九州之圖地官誦訓掌方志以詔觀事春官保章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秋官職方掌天下之圖地使同其貫司徒掌邦土地之圖而冢宰掌建邦之六典實總其事又有太史以六典逆冢宰之治何其詳哉夫然故先王不下堂皇而郊甸采衛各有寧宇用能保世以滋大皇風邈逝攻伐相雄奇策材力之士馳飛電激抵掌盱衡談形勝

而取世資。蘇秦按地理而定合從。蕭何收秦籍而知阨塞。馬援畫謀於聚米。鄧禹決策於披圖。斯非其效歟。若乃區別川原。分析域聚。河山繡錯。疆里井分。於是乎有郡國戎道之制。官署阡列。小大相承。內畿外邦。分部巡察。於是乎有司謀採訪之職。封域偏安。各保巖險。疆場之事。一彼一此。於是乎有屯戍輓輸之備。王公設險。安不忘危。嚴飭國防。疆以戎索。於是乎有藩鎮經略。羈縻之設。建置不常。興衰互異。使非圖其山川險易。郡邑聯絡之繇。以想見當時經綸之迹。而欲校論古人張弛得失之故。不亦難哉。且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廣輪埏坵之數。猶夫古也。名山澤藪。長城鉅防。未之改也。往事

之軌。易見也。前哲之策。易循也。然上下數千百年之間。明君碩輔之所經營。謀臣策士之所議置。則紛紜而不可勝紀。何也。操縱審之時勢。輕重度之地形。緩急視之。堅瑕。綜其規畫。詳其謨議。謀王斷國。異軌同符。百世之迹。不爛然可覩乎。譬之弈焉。天下弈枰也。彼其離合沿革。而不可窮者。弈也。而圖則弈之譜也。弈之數。雖非譜之所能盡。然善弈者。不師心而廢譜。揆事者。不遺古而籌今。是故君子覽土宇。取章。而思申畫。慎固之防焉。感金穀軍食。而思制節劑量之術焉。閱險阻。關徼。而思控御保障之猷焉。昔人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非以是哉。爰本其意。代為之圖。而山河星野圖。亦附列于

篇述輿地

後有錢曾遵王跋。與讀書敏求記所載合。然俱有訛字。非遵王親筆也。此書在江陰楊氏見之。上有棟亭曹氏藏書印。

武功縣志三卷

明許西山人康海德涵編次。自序曰。夫志者記也。記其地理風俗人物之事也。武功志。余先君子長公鑄名蓋嘗述之。然縣官掌故弗嚴。人匿之矣。余於是卒成先人之志。畧序撰之。凡山川城郭。與風俗推移。皆地理所具。作地理第一。官署學校。及諸有司所興行。皆建置之事。作建置第二。治民人者。先其神。故祠祀興焉。作祠祀第三。有田則有賦。有身則有役。田賦之政。國所重焉。作田賦第四。疆域人民。非官不守。禮樂教化。非官不行。作官師第五。文獻之事。邦邑所先。以稽古昔。以啓後賢。作人物第六。科貢制行。士繇以興。作選舉第七。凡七篇。

涇野呂柎序畧曰地理約而不漏建置則而有據祠祀
先今而後古田賦先古而後今依孫景烈所官師直書
補然未確而勸戒自形人物之志浩乎其無窮也君子於是乎思
古於是乎徵今於是乎開來其志已勤矣選舉崇義而
黜利蓋志之良者也學者觀其志目亦思過半矣正德
己卯

又有何大復序重刻有整屋趙岵序 本朝乾隆二
十六年知縣瑪星阿重刻并太史孫景烈孟揚評註
皆有序此書前輩皆稱其有史體余案唐高祖太宗
何必詳載人物即如富武蘇武等舊見經傳人人共
知者宜畧近代宜詳方為得之又時有失考處如載

唐人蘇鶚乃引崔豹古今注云有行義集十卷則時
代俱倒且古今注亦無與此所引相近者呂涇野謂
德涵馬遷之材學之博猶未逮夫亦以此類斷之也
夫德涵自跋云志作於正德十四年秋七月朔日成
於是秋八月三日蓋踰月而成其捷敏可知矣
以縣境有隋煬帝墓孫太史據唐地理志武功西原
殤帝所葬非煬帝煬帝先葬吳公臺下後改葬雷塘
皆非縣境

雷州府志

明西蜀王秉良伯存脩增城湛若水序曰惟王建極疆
理宇內設邦啓域列爵分職爰立外史以掌四方之志
九邱之書以類上下山川城郭室宇文物文獻貢賦之
事所以盡職而獻忠者也。魯史之文實肇春秋豈小
小也哉。西蜀王君伯存以秋官來守雷州。筮犯法之民
而貸其罪。以其身折權貴之勢。以為民安。凡四年。吏職
以舉。乃修文事。檢郡志而嘆曰。此前守趙君草創之。今
方伯吳公前為僉事。實作興之。我則弗嗣。其何以繼乎。
前修乃謀加之。訂正潤色而志成。遂按圖而考之。於山
川曰。吾不思所以奠安歟。於城郭曰。吾不思所以捍守

歟。於室宇。曰吾不思所以輯寧歟。於人物。曰吾不思所以燮和化理歟。於文獻。曰吾不思所以敦崇歟。於貢賦。曰吾不思所以平均歟。類而推之。斯不亦盡職矣乎。聖天子將勤治理。撫輿圖而覽之。見山川。則思封疆之臣。於城郭。則思捍侮之臣。見室宇。則思寧輯之臣。見人物。則思化理之臣。見文獻。則思敦崇之臣。見貢賦。則思正供之臣。斯不亦進忠矣乎。盡職進忠。臣道乃修。是謂以志致志。嗟夫賢侯甘泉子云。

蘭谿縣志五卷

明邑人章懋德懋纂輯。序曰。周官大司徒職。方氏皆掌天下土地之圖。而又有外史掌四方之志。此後世郡邑之圖志所由始也。吾郡在宋洪遵有東陽志。元瞻思又有續志。皆統記一郡之事。而於諸邑未暇致詳。故他邑亦皆各自爲志。獨蘭谿自唐咸亨始爲縣。歷宋元迄今八九百年。未聞有爲之志者。其疆域山川。民物貢賦。人材風俗。政事之損益。吏治之得失。漫無登載。缺典甚矣。邑先正禮部吳公嘗著敬鄉錄。畧識前代碩儒才士名卿賢相之本末。而附以詩文。又取祠廟碑誌及鄉飲進士題名等記。以存是邦之故實。庶幾可補邑乘之闕。而

書又亡逸不存可勝歎哉。乃弘治癸丑。崑山王侯用檢來爲邑宰。蒞政之暇。欲考圖經。求故典。而不可得。謂是邦爲浙東要會之區。素稱望縣。而文獻不足。若是。豈非爲政者之責乎。乃命庠士之秀者。分詣各鄉。訪遺老。詢故事。凡寺觀祠廟之壁題名刻。故家名族之志傳譜集。悉皆采摭。以來。而屬前進士靖江令鄭君威甫。爲之詮次。予亦與焉。鄭君暨予。辭不獲命。乃據洪瞻二志爲準。益以故所傳聞。新所未錄。參諸史傳及先輩文集中。有及於縣事者。咸以類附。其目五十有六。釐爲五卷。草稿粗具。未及刪定。而王侯有召命。入爲臺察。其事遂寢。厥後西蜀許侯鵬舉。欲踵成之。而又不果。正德戊辰。丹徒

許侯補之。始至。適值艱歲。撫綏靡暇。越再朞。而政成。爰立百廢。具舉。爰謂昔人所爲。有益於後人者。弗可以莫之繼也。乃取前稿。躬自校閱。重加審訂。而損益之。以成一邑之典。乃繪圖以冠其首。且將鈔梓。以廣其傳。以予於是。昔嘗與有力焉。俾述顛末。識歲月於其首。予惟是編之成。豈存徒故典。表先哲。以昭示無窮而已哉。將使後之觀民設教者。於是而求其故。以盡更化善治之道。論世尚友者。於是而稽諸古。以爲多識畜德之資。亦未必無小補焉。然非王侯創之於始。則後將何述。非許侯成之於終。則先將何傳。二侯之功。殆未可以優劣也。第區區輩。學殖荒落。聞見寡陋。且生數百載之下。而欲考

求紀述於數百載之上。文獻既亡。無從取徵。而一邑之間。又未能如太史公之周遊歷訪。未免襲誤踵訛。舉一廢百。爲可愧耳。若乃窮搜博考。續而書之。以補其缺失者。端有望於後之君子。

惠安縣志十三卷

明邑人張岳維喬纂序曰。惠安志志十三卷。嘉靖庚寅春。邑大夫莫侯敬中以纂述之職屬余。余爲采摭故實。旁徵故老。聞見擇其可以厚民生善風俗興政務者。次第成卷。卷有題辭。不發凡起例。所以纂述之意。各於敘論見之。其非吾邑之故。不以勦入。傳曰。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時世有遠近。則其辭不能無詳略也。自有邑以來。至今上下五六百載。中間陵谷之變。尚不能盡同。況於時事之因革從宜。寔遠寔忘。豈一人一日所能盡識。是故其遺落多矣。若夫記述近事。欲以厚生善俗而興政務。區區之辭。感發於所見聞。有不覺其繁。

且多者。世必有讀余言而得余心。則是十三卷者。其亦足備吾邑之芻蕘也。與

南寧府志八卷

明

郭

世重纂惠安張岳維喬序曰南寧古邕

州之地西通雲南南控交趾近扼兩江豁洞之間嘗考圖經右江出雲南峩利州左江出交趾廣源州而會於郡之合江鎮入鬱江以達於海兩江之所包絡地方數千里大者爲府次爲州次爲縣其最小者爲長官司時平則南寧通其驛道一不幸稍有警動駐節轉饗亦必於南寧焉有事故欲經畧兩江必自南寧始唐以邕州開都督撫列於五管元和後廢之兼領於容管而有黃少卿之叛議者始追咎失策宋初經制未備一旦儂智高竊發破州城沿江東下嶺外幾不可守及智高平後

乃分析其地以漸制之。而邕州太守特兼經畧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垂百年。前世之利害可覩也。往者余承乏廣西臬司。督理學政。凡符牒下兩江者。率閱月乃達。幸而不沈沒折壞。能以時覆報者十無二三。蓋視南寧如在荒服。視兩江谿洞不啻化外地。愈遠則法制禁令之所及者多疏。萌芽容養。至於苞枿桀張。乃駭而圖之。亦其勢使然也。夫古之剖置方州。皆因山川形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制臨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北盡乎宜柳之境。屬之南寧。使自爲牧鎮。此所謂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谿洞可

以馴服。兩江旣治。雖以南畧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爲廣西哉。曰夫桂林故衡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湘灑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此所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郴桂諸郡。綴附廣西。并故所轄。桂昭陽三郡統之。其封畧故爲不小矣。今荆湖地理闊遠。行部使者病於不能徧歷。或議欲析而二之。而衡湘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爲服嶺安危計。慮久遠。宜無出於此者。南寧故無志。嘉靖丁酉冬。吾友郭侯世重守郡。乃創爲之列三十六目。釐爲八卷。旣成。問序於余。故爲書。

余所見者以告之。蓋講畫山川形勢以制其阨塞利害。志亦弗可略云。

元和郡縣圖志四十卷

唐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集賢殿大學士監脩國史上柱國趙國公李吉甫撰其進表曰臣聞王者建州域。物土疆。觀次以星躔。察法於地理。考中國山河之象。求二儀險阻之情。天漢萌而兩界分。南宮正而五均叙。自黃帝之方制萬國。夏禹之分別九州。辨方經野。國人締俗。其揆一矣。及秦皇并六國。則罷侯而置守。漢武討百蠻。則窮兵而黷武。雖裂為郡縣者。遠過於殷周。而教令之所行。威懷之所服。亦不越於三代。夫天地作限之意。非皇王尚德之仁。誇志役心。久而後悔。由此觀之。則聖人疆理之制。固不在荒遠矣。我

國家肇自貞觀。至於開元。兼夏商之職貢。掩秦漢之文軌。梯航累乎九譯。廐置通乎萬里。然後分疆以辨之。置吏以康之。任所有而差貢賦。因所宜而制名物。守其要害。辨其走集。經理之道。冠乎百王。巍巍乎無得而稱矣。易曰。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然則聖人雖設險而未嘗恃險。施於有備之內。措於立德之中。其用常存。其機不顯。弛張開闔。因變制權。所以財成二儀。統理萬物。故漢祖入關。諸將爭走金帛之府。唯蕭何收秦圖書。高祖所以知山川阨塞。戶口虛實。厥後受命汜水。定都洛陽。留侯演委輅之謀。田肯賀入關之策。事關興替。理切安危。舉斯而

言。斷可識矣。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握樞秉聖。承桃立極。祖堯舜之道。憲文武之程。皇王之遐蹤。行之必至。祖宗之耿光。寢而復耀。天寶之季。王途蹙艱。由是墜網解而不紐。強侯傲而未肅。逮至興運。盡為驅除。故蜀有阻隘之夫。吳有憑江之卒。雖完保聚。繕用甲兵。莫不手足裂而異處。封疆一乎四海。故鄜衛風偃。朔塞砥平。東西南北。無思不服。臣吉甫當元聖撫運之初。從內庭視草之列。尋備袞職。久塵台階。每自循省。赧然收汗。謨明弼諧。誠淺智之不及。簿書期會。亦散材之不上。久而伏思。方得所効。以為成當今之務。樹將來之勢。則莫若版圖地理之為切也。所以前上元和國計簿。審戶口之豐

耗續撰元和郡縣圖志辨州域之疆理時獲省閱或裨
聰明豈欲希鄮侯之規模庶乎盡朱贛之條奏况古今
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搜古而略今採謠俗
者多傳疑而失實叙州邦而叙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
流於異端莫切根要至於邱壤山川攻守利害本於地
理者皆略而不書將何以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羣生
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此微臣之所
以精研聖后之所宜周覽也謹上元和郡縣圖志起京
兆府盡隴右道凡四十七鎮成四十卷每鎮皆圖在篇
首冠於叙事之前并目錄兩卷總四十二卷臣學非傳
聞識愧經遠馳驚雖久漏略猶多輕瀆宸嚴退增戰越

謹上

輿地畧十一卷

明史同

明吳興蔡汝楠著

郡縣地里沿革五十卷

明史作十五卷

吳龍著龍不知何時人

大地圖衍義 三江水利考

明奉化知縣松江徐憲忠伯臣著又有山房九笈亦地理書。

輿地一覽十五卷

明史同另見

明選郎中松江曹嗣榮繩之著

廣輿記明史二十四卷

另見

明雲間陸應陽伯生著此幕賓應用之書

雲間通志十八卷

明成化九年承仕郎郡人錢岡景高脩學士溥子也松江府知府白行中序

松江府志三十二卷

明正德壬申郡人翰林院侍讀學士東江顧清士廉脩并序後官至禮部尚書諡文僖

松江府志九十一卷明史九十四卷

明崇禎己巳知松江府方岳貢命郡人徵士陳繼儒仲醇同舉人俞廷謨文學章台鼎同脩迄辛未書成郡人

南禮部尚書董其昌序

淮郡文獻志二十六卷

明右副都御史山陽潘墳熙臺纂輯序曰天之生才發祥於西北毓秀於東南吾淮春秋時為楚地固東南僻壤氣化雖流行鬱而未達幸吾夫子車轍兩至其地問官而登朐山則闡化源相禮而會夾谷則立政本過化神之妙有旋乾轉坤之功自是而後風氣漸開人文日著初盛於東海再盛於蘭陵久而漸被又莫盛於淮陰射陽及宋中衰黃河南入於淮而清流濁矣寒涼偏駁之氣歸宿於東海而氣運一大變矣然而海山如故餘韻猶存豪傑之士能自拔乎風氣之外精忠純孝高文亮節卓卓乎不可及迨入我朝為畿輔上郡龍驤虎躍

比隆豐鎬肆于今垂二百年。列聖之所甄陶。吾皇之所
網羅。豪傑聞風。又從而興起。海山砥礪之氣。不因河變。
乘時瀾倒。蓋有前輩之遺烈焉。今其人往矣。而聲華膏
馥。但寄之口耳。而不託之載籍。吾恐無徵弗信。弗信弗
傳。此聖人所以有取於文獻。而歎杞宋之不足也。嗟嗟。
吾淮猶夫杞宋。求國史則遠。而散考郡乘。則對而略。取
諸近代。亦頗放失。吾何從而徵之哉。乃不自量。振起衰
慵。自春秋訖於皇明。正德蒐羅傳記。擿拾見聞。間與水
部倪子伯雨。太學吳子汝忠。尚評校訂。凡得名臣碩儒。
忠孝文節。遺老貞媛之屬。共三百有九人。上下數千年。
德業文章。會於一書。蓋經一寒暑。乃成。夫古者今之鑑。

也。往者來之軌也。吾淮文獻既足。後學取而徵之。將跂
而及之。一變而文教興。再變而道化洽。海濱鄒魯。復盛
於前矣。頃以聞之。撫臺默泉吳公。既而質之澹泉鄭公。
皆純心正學。以興起斯文為己任。亟命有司刊布。而侍
御雙南蔡侯。初綰郡章。亦以敦教作人為首務。而樂成
之。固此書之幸也。其先事經費。則郡倅濟西黨君。訖事
程督。則郡博謙謙仇子。司訓鐵山杜子。皆有功於文教
者。嘉靖乙卯。

嵩書十三篇二十二卷

明邢臺傅梅元鼎為登封知縣時倣史記體例作嵩書十三篇自序畧曰先揚州府君年不惑時四上春官三試既畢出闈就寢夢有冕而自稱山人者直入內室寤而識之數日家報至第四子生問懸孤之候即夢寤之頃也府君私念曰既冕矣猶稱山人是兒必當有異因命名山子山子年七歲從父官山東始出就外傳更今名曰梅梅三十年泛濫六藝之中以春秋舉京兆既以數奇久待公車不第家日益貧乃謁選探策得濟北之商河未幾自商河移令登封甫入境見二室棟漢不覺躍然喜曰此古所謂中岳嵩高也夫天下之山讓嶽四

方之嶽讓中梅甲甲墨綬儼然稱茲山主雖一城僅如
斗大而左右前後無非山者因思先大夫曾名予山子
殆成夙讖矣又思子美稱也在周班爵列第四等應分
茅土方五十里今郎官出宰百里輿圖倍之又主登境
內名山得比于古之諸侯豈偶然哉嵩故無書古今一
切禮樂文物委諸草莽掌故之謂何蓋亦有司失職之
所致也梅竊有志焉嵩山在禹貢名為外方漢制大邑
曰令小邑曰長梅所領小邑也奄有全嵩得自稱外方
長在山言山於是退公布卷按舊摺新考証往古之失
得發昭代之典則期以補職方之遺備史官之采凡有
關於嵩山者芟蕪正缺編摩成書凡十三篇

增
星政一時勝二卜營三宸望四嶽生五官履六巖棲
七黃齋八竺業九物華十靈緒十一韻始十二章成
十三自序在萬歷四十年李維禎序稱其為刑部郎
挺擊事起力奮十案勸主者定爰書戮一人而逆謀膽落主卷
以安後為南戶部郎其僚有居前功者驟躋卿列而
元鼎絕口不言遂無殊尤之擢

金陵世紀四卷

明邑人陳沂石亭編輯自序曰西都有三輔黃圖東京有夢華錄臨安有武林遺事金陵六朝迭興皇明肇定神鼎不有大紀何以自別故首都邑城郭宮闕郊廟以大神明之區次官署廳泮衢市第宅樓宇以別規制之等次山川驛路津梁臺苑以表畿土之會次陵墓祠祀寺觀以稽經代之遠附雜遺以標名物之盛終賦詠以表賢哲之迹而名之曰金陵世紀嘉靖丁酉順陽李蒙序曰人有恒言郡邑志者古史流也凡百郡邑宜有志國家二百年世平治洽優游少事官府取其餘力以事文墨故雖窮山下邑徃徃有志至多不可計

矣。而長老所相傳稱者，惟康德涵之武功，王敬夫之鄆縣，何仲嘿之雍大記，崔子鍾之彰德，童內方之沔陽，邵國賢之許州，外是而蔑有聞焉。是可易言已哉。故陳公魯南著金陵世紀，不蔓擾，不浮獎，質直簡確，一披卷而數千年之蹟俱在。是固所謂數家者類哉。陳公南京人，嘗手繪金陵圖，鏤板以傳，而續爲是書，又善如此。固知生其地，躬履目覈，與傳聞異詞者遠也。而金氏在衡，更加校讐。王陽史君爲壽之梓，事垂久遠，可期也。二君誠有力哉。紀凡四卷，分類一十有八。陳公歷官文章，皆前有著，茲不具詳也。隆慶三年。

金陵梵刹志序五十三卷

明史作五十二卷誤

金陵爲王者都會，名勝甲寓內，而梵宮最盛。蓋始自吳赤烏間，迄於六朝，梁陳所稱四百八十寺者，此矣。我高皇帝宅中定鼎，兵燹之餘，隨爲剝復。名藍森列，燦然重輝。其宸翰之昭宣，規畫之頒布，凡以振法乘而護學人者，犁然具舉也。予承乏祠曹，討求故實，而矻矻於去籍之艱，乃廣稽博攷，御製之畀僧與法者，散於全錄。恭繹而輯之，欽錄集。則各大寺藏本在焉，更搜之荒碑，故牒中得其梗槩。爲釐飭僧規，清復賜租，修葺禪宇，而復慮載籍無存，無以徵信將來，乃爲作梵刹志，奉御製欽錄二集，弁之簡前，遵王章也。其次以三大寺爲綱，而大中

麗於最大。小麗於中。基布星羅。聯絡不渙。諸寺之內。若殿楹若瞻產。若山川若古蹟。人物若名賢韻士之撰記。題咏悉括撫而臚列之。至大藏之鐫。副墨貯於報恩。琅函布於寰宇。標舉其目。見端知委。是藏目不可無也。而一二寺規之條列。則附之簡末。爲卷共五十有三焉。予惟高皇帝開天神聖。經制夙隻千古。乃於瞿曇之教。每云陰翊王度。云暗理王綱。崇獎有加。莫之廢墮。是豈漫無所見而然哉。前代之崇釋者多矣。或未免趨於小果。孰有聖祖之事理雙圓。冥契聖諦。見於闡法論僧云者。後之載筆者。莫能仰窺萬一天祿石渠之簡。聞其無微致問禮之家。褒如克耳。斯制之作。聊以備國乘之外史。

大明志書

明史云卷七

明洪武三年十一月。大明志書成。命刊行之。先是命儒士魏俊民、黃箴、劉儼、丁鳳、鄭思先、鄭權等六人編類天下州郡地理形勢。降附始末。爲書。凡天下行省十二。府一百二十。州一百八。縣八百八十七。安撫司三。長官司一。東至海南。南至瓊崖。西至臨洮。北至北平。至是書成。命送秘書監。鑄梓頒行。俊民等皆授以官。

天下郡縣志

明永樂十六年五月。脩天下郡縣志。命行在戶部尚書夏原吉、翰林院學士兼右春坊右庶子楊榮、翰林院學

士兼右春坊右諭德金幼孜總之。仍命禮部遣官徧詣郡縣博采事蹟及舊志書。

寰宇通志一百十九卷

明景泰時脩葉文莊水東日記曰寰宇通志有景泰七年五月十五日御製序。是月初九日所上表。陳德遵筆也。總裁則閣中五人。纂脩彭時等四十二人。有引用書目。有凡例。此書印裝已備。方欲下頒。適天順改元。遂已之。後有重脩之舉。卽大明一統志也。茲用畧具當時序表。凡例如左。

序曰。昔孟軻氏之意。以謂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已然之跡。則其運有常。雖千歲之久。其日至之度。可坐而致。朕亦以爲地之大也。山川之邈也。苟求其已然之跡。則其理有定。雖萬邦之廣。其事物之實。可坐而得。

故古之人求博於其約。求難於其易。務簡以盡煩。務通以盡遠。率猶是也。嗟夫。深居九五而欲知四海萬邦之詳。不出戶庭而欲究古今興替之悉。自非大有所從事焉。則雖役耳目於宵旰。疲精神於簡編。安能得博且難。盡煩且遠於務求之頃哉。是必如堯舜之知不徧物。急先務乃可耳。於戲。禹貢不可尚矣。周禮職方氏亦成周致治之書。至於後世紀勝之類尤多。然皆述於偏方。成於一手。非詳於古則畧於今。非失於簡便則傷於浩繁。不足以副可坐而得之意。肆朕皇曾祖考太宗文皇帝嘗思廣如神之知。貽謀子孫。以及天下後世。遣使分行四方。旁求故實。之凡有關於輿地者。采錄以進。付諸編

輯。事方伊始。而龍馭上賓。因循至今。而先志未畢。則所以成夫繼述之美者。朕焉得而緩乎。竊嘗觀之。善其事者。莫先於知。知者。所謂務求其已然之跡也。是故語上而不察。日月星辰之麗乎天。四時五行之成乎歲。則徒見夫形而上者。其何以參高明覆幬之功。語下而不察。百穀草木之麗乎土。山川嶽瀆之別其區。則徒見夫形而下者。其何以贊博厚持載之力。語人而不察。聖愚賢否之殊。其情可予可奪。可親可疎。語物而不察。洪纖高下之各其類。可裁可培。可傾可覆。以至語爲天下而不可益。可勸可懲。而志其實。其何以副祖宗思盡財成之

道輔相之宜。以左右民之志於悠久哉。此朕之於是。編所為惓惓。而不敢少緩也。間與二三儒臣商之。使或先後有一未備。不足以全其美。乃復遣人采足其繼。俾輯成編。為卷凡百一十有九。名曰寰宇通志。藏之祕府。而頒行於天下。蓋不獨以廣朕一己之知。而使偏方下邑。荒服遠夷。素無聞見之人。咸得悉覩。而徧知焉。則知之盡仁之至。庶幾乎無間於遠邇先後矣。

表曰。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臣陳循。光祿大夫少保兼太子太傅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同知經筵事臣高穀。光祿大夫少保兼吏部尚書東閣大學士經筵官臣王文。資政大

夫太子少師兼戶部右侍郎翰林院學士經筵官臣蕭鏊。通議大夫兵部左侍郎翰林院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經筵官臣商輅。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充總裁官。脩寰宇通志。茲者編輯已成。凡百一十有九卷。謹用繕寫裝潢進呈。臣循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仰一人而定天下。作之君。作之師。睹萬國之在目。中有其人。有其土。雖疆宇廣大而無外。惟聲教漸被之有餘。誠曠古所罕逢。實今日之幸遇者也。粵稽虞廷五服五千大禹任土而作貢。商家九圍九有成。湯纘服以建中。與周禮之職方。暨秦皇之分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之域。在聖世莫不尊親。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之仁。綏萬邦均陶

化育惟古帝王之統御咸資簡冊以考求氣習剛柔緣
高山大川之限隔物生豐嗇繇來今往古之差殊固分
野應乾象而分賴民彝匪坤維能易隨時因革爲郡爲
縣爲州循分高卑相統相承相屬徵輸貢賦有無之攸
見巡狩朝覲道里之所經上而宮室城邑國都製有關
於禮度下及人倫德行道誼事有補於勸懲凡當景範
於前聞或足表章於後代如金玉珠璣之爲至美猶布
帛菽粟之不可無志雖纂於胡元奈篇帙浩繁之靡恃
書嘗肇於聖祖適承明製作之未終夫既有所啓於先
當無少稽於後況聖作物觀車同軌而書同文道洽政
通化愈隆而德愈盛之時乎恭惟皇帝陛下聖神文武

富貴崇高孳孳乎惟文教是崇業業乎惟皇圖是保繼
志述事成欲就未就之功勳制度考文授當行而行之
法式銳聖情於要典運神算於淵衷謂九山九川以盡
禹貢之九州與四荒四裔以至爾雅之四極自東西自
南北無遠邇悉入於編摩若秦漢若晉唐暨後先咸歸
於纂輯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形勝名望錄奚彼此之分
詩書所稱史傳所紀人物才良載靡古今之間俗不嫌
於鄙雅賢豈論夫窮通咸在所收均爲可述詳其大而
畧其細惟故實之是珍存所信而遺所疑必見聞之足
據辭可以興觀羣怨微鉅兼該事或關常異盛衰取舍
惟當比之前志其文須省其事須增是乃全書勿求爲

同。勿求爲異。欲使撫卷帙。洞燭乎八埏。庶幾坐廟堂。克知夫四表。豈徒資翫一時而已。將與天下後世共之。此誠聖明知周乎萬務。上符祖宗高出於百王者也。臣循等章句末學。樗散凡材。挾冊登朝。本以任夫粗淺。按圖應制。實未達於精深。以管窺蠡測之微。究天覆地載之大。敢不效慎勤於筆札。期酬報於簡編。雖義類凡例。大有據依。奈詞意腐庸。鮮能稱愜。次第無法。詳畧過中。文采弗彰。事蹟未備。望特垂於原宥。賜弘運於斧斤。有社稷有民人。萬載永昭於圖籍。得祿位得名壽。四海溥戴於生成。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隨進。以聞。

凡例曰。一凡建置沿革。郡名山川形勝風俗土產城池。祀典山陵宮殿宗廟壇壝館閣苑囿府第公廨監學學較書院樓閣館驛堂亭池館臺榭橋梁井泉關隘寺觀祠廟陵墓墳墓古蹟名宦遷謫畱寓人物科甲題詠等類。各司府州或載或不。皆從其所有無。所載之下。書州縣名。而州縣字或有或無。悉從舊文。庶不失實。又如名宦人物等類。書鄉貫州縣否亦然。其樓閣堂亭等類。下或有不註廢毀等字者。見其尚存也。一各司府州之城。牽連附書於山川等類下。獨兩京之城。大書并書各類。視他處較詳者。重京師也。一郡名止書前代所名。今不因者。庶省重複。一各司府州所通有而名異。如山川之

類者皆書。通有而名同。如土產穀米等食物。又如公廨縣非附郭。及其所屬倉庫稅課造作織染司局陰陽醫學等類。雜職官司。額止一所。無多寡有無之異者。則皆殺煩不書。獨學校不殺者。崇文教也。其僧道司。則以寺觀爲其所統。故於司府州縣所在寺觀之下附見。一通志所引用。如書則曰某書。非書則曰某云。非引用者。據實書也。一書法或有不一者。蓋仍舊文而然。不拘書法而仍舊文。懼穿鑿失真也。一凡事覈而所自出之書。或涉不經。亦所不棄。一所進通志表。多舉纂脩類例。可以互見。故不復贅於此。若書目多不能具。今大明一統志家有而人見之。云多李少保呂逢原所爲。彭則進總裁也。

大明一統志九十卷

明天順二年正月勅修。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脩天下郡縣志。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刻。而上復位。遂命李賢等重修。三載而成。凡九十卷。四年五月。山西提學僉事胡謐請頒行天下。禮部乞于司禮監閱領原本。付福建布政司書坊翻行。

天順五年五月十六日。英宗御製序曰。朕惟我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混一天下。薄海內外。悉入版圖。蓋唐虞三代。下及漢唐。以來一統之盛。茂以加矣。顧惟覆載之內。古今已然之跡。精粗巨細。皆所當知。雖歷代地志。具存可考。然其間簡或脫畧。詳或冗複。甚至得此失彼。舛

訛殺雜。往往不能無遺憾也。肆我太宗文皇帝。慨然有志於此。遂遣使。遍采天下郡邑圖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書。貽謀子孫。以嘉惠天下後世。惜乎書未就緒。而龍馭上賓。朕念祖宗之志。有未成者。謹當繼述。乃命文學之臣。重加編輯。俾煩簡適宜。去取惟當。務臻精要。用底全書。庶可繼成文祖之志。用昭我朝一統之盛。而泛求約取。參極群書。三閔寒暑。乃克成編。名曰大明一統志。著其實也。朕於萬幾之暇。試覽閱之。則海宇之廣。古今之跡。了然盡在胸中矣。既藏之秘府。復命工鋟梓以傳。

奉勅修大明一統志官員總裁李賢彭時呂原副總裁林文劉定之錢溥纂修萬安李泰孫賢劉珣陳鑑劉吉童緣黎淳牛綸王俱戚瀾徐溥李本邱濬彭華尹直徐瓊陳秉中楊守陳邢讓張業

天順五年四月十六日。資政大夫吏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李賢等進表畧云。伏蒙皇帝陛下。命臣等克總裁官脩大明一統志。今編輯已成。凡九十卷。謹用繕寫裝潢。進呈。云。粵昔虞代。幅員偁存。禹貢周家。疆域悉著。職方惟敷。土經野之詳。故享國歷年之久。降自炎漢。下逮胡元。志地理者。數百家。紀方輿者。累千卷。若非泛而不切。則或畧而未明。于是履聖祖之至情。念輿圖之重事。爰命儒以纂集。真成書以鋪張。博采雖周。全功未究。

恭惟皇帝陛下。云云肆宵旰之靡勤。益繼述之是務。特簡文學之臣。付以纂脩之任。於凡經書所載。咸在網羅。至若子史所傳。舉當採采。宜加參考。以正信疑。是非必有據依。以立義類。凡例表京師為四方之極。列方岳為諸郡之綱。疆域必繫于九州。分野悉稽乎列宿。形勝風俗。錄奚遠近之分。物產山川。載靡大小之間。藩封著維城之固。公署嚴禦侮之威。書學校書院。以重育賢。書宮室閭梁。以昭資世。信方來。則寺觀祠廟之兼錄。鑒已往。則陵墓古蹟之並存。述官蹟。脩舉夫諸司。取人才。不遺于一善。列女彰節行之異。仙釋見方伎之奇。文須省而意則該。實足徵而名不爽。欲使宇宙數萬里之外。不出戶而

可知。庶幾上下千百年之間。一舉目而畢見。豈徒脩一時之廣覽。將以垂萬世之宏規。云云

又圖叙云。自古帝王之御世者。必一統天下而後為盛。羲農以上。疆理之制。世遠莫之詳矣。其見諸載籍者。謂黃帝畫野分州。得百里之國。萬區。帝嚳創制九州。統領萬國。堯遭洪水。天下分統為十二州。使禹平水土。更制九州。列五服。禹繼唐虞之盛。塗山之會。執玉帛者萬國。而四百年間。遞相兼并。逮商受命。其能存者纔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及周克商。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至成王時。仍曰九州。厥後諸侯相吞。列國耗盡。陵夷至于戰國。天下分而為七。秦并六國。罷侯置

守分天下爲四十郡。漢因秦制，加置郡國。武帝攘胡，開越四履，彌廣分天下爲十三州。部皆置刺史。既而三國鼎峙，至晉始合爲一。置州凡十有九。未幾南北分裂。至隋復合爲一。盡廢郡爲州。唐承隋後，置州愈多。貞觀初，分爲十道。開元中，又增至十五道。宋承五季，削平偏據，至道末，分天下爲十五路。宣和中，又增至二十六路。元氏以夷狄入主華夏，內立中書省一，以領腹裏諸路。外立行中書省十，以領天下諸路。然其地西北雖過于前，而東南島夷則未盡附。惟我皇明誕膺天命，混一華夷，幅負之廣，東盡遼左，西極流沙，南越海表，北抵沙漠，四極八荒，靡不來庭。而疆理之制，則以京畿府州直隸六

部。天下分爲十三布政司。曰山西，曰山東，曰河南，曰陝西，曰浙江，曰江西，曰湖廣，曰四川，曰福建，曰廣東，曰廣西，曰雲南，曰貴州。以統諸府州縣。而都司衛所，則錯置于其間。以爲防禦。總之爲府一百四十九，爲州一百二十八，爲縣一千一百五。而邊陲之地，都司衛所及宣慰招討宣撫安撫等司，與夫四夷受官封，執臣禮者，皆以次具載于志焉。顧昔周官詔觀事，則有志。詔地事，則有圖。故今復爲圖，分置于兩畿各布政司之前。又爲天下總圖于首，披圖而觀，庶天下疆域廣輪之大，了然在目。如覩諸掌。而我皇明一統之盛，冠乎古今者，垂之萬世，有足徵云。

歸有光云一統志出于睿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賢等爲之者也。會典出于景皇帝之命而大學士李東陽爲之者也。賢等所載沿革郡名人物古跡。往往剽摘書傳字句。詩人組繪之語。不足以稱王者之制。而職司事例又多務簡省。一代之因革。漫不可攷。愚謂微倣禹貢周官之書。序山川必先其原委。于田土物貢尤必著其詳。而民風土俗。則畧用漢地理志。及後世圖經之法。序官職必先其體統。于建廢沿革。悉皆存其故。至于臣下論建。亦如歷代書志通攷之類。兼存而并志之。

唐順之曰。竊聞國朝集諸儒臣修一統志。時西人相誚。其一人欲載科目之數。則曰此非進士錄也。其一人欲

載戶口之數。則曰此非黃白冊也。科目則別有錄矣。不載宜也。戶口田畝。固天下之大命。而經國者所必稽也。其若彼之說。則禹貢周職方。其亦黃白冊也哉。彼固以是爲瑣細俚俗而不載也。

金華戚雄鄙見日鈔曰。大明一統志。全效方輿勝覽。規制。但其中遺漏踈畧處亦多。如山西陝西北直隸。與北敵隣近。關隘險要。俱宜書。如真保定。許多達官。達軍。寄住。多俱不載。如江西桃源洞。席帽山。廣西府大藤峽。廣東後山。貴州香爐山等項。皆宜書。爲出賊去處。湖廣廣西。苗蠻。猺獞。山洞。及雲南貴州四川各色。猺獞名目。或生或熟。及所居地方。河南湖廣等處流民。及各處錢糧。

數目。及牧馬草場。及各處險要關隘。各處打手鈎刀手。狼兵等項。北方某處多山嶺水田。某處惟平洋無水田。某處多茅屋地窖。某處地多鹵不可飲。或水苦止可灌漑。某處無水井深數百丈。或遠在數十里。南方某處多瘴癘。各處書籍板刻。此皆當載而不載者。至於所收人物太濫。如隗囂竇憲侯君集馮道王欽若林栗鄒應龍。俱不該收。及金元人物太汎。寺觀仙釋名色太多。此皆當刪而未刪者。乃若何遜爲揚州守。有詠梅詩。却遺遜不書。此類甚多。

